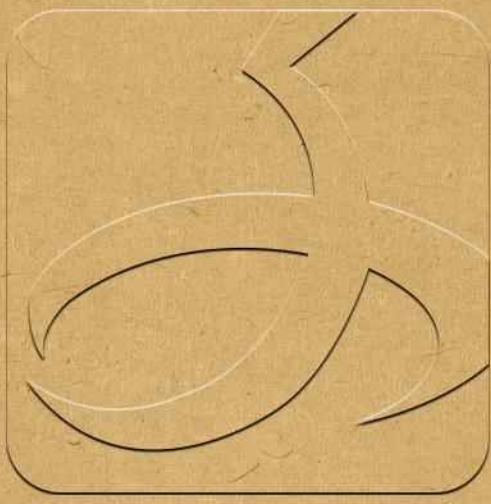


22-238

7772-1

=23



Inches  
Centimetres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110 120 130 140 150 160 170 180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五

廬陵歐陽脩撰



南昌彭元瑞注



徐無黨原注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書印



劉鳳誥排次

雜傳第四十三

劉昫涿州歸義人也昫為人美風儀與其兄昺弟皞皆以好學知名燕薊之間後為定州王處直觀察推官處直為其子都所囚昫兄昺亦為怨家所殺昫乃避之滄

州五代史劉昫字耀遠涿州歸義人也祖乘幽府左司馬父因幽州巡官昫神彩秀拔文學優贍與兄昺弟

皞俱有鄉曲之譽唐天祐中契丹陷其郡昫被俘至新州逃而獲免後居上國大寧山與呂夢奇張麟結庵共

處以吟誦自娛會定州連帥王處直以其子都為易州刺史署昫為軍事衙推及都去任乞假還鄉都招昫至



中山會其兄暵自本郡至都薦于其父尋署為節度衙  
推不踰歲命為觀察推官歷二年都篡父位時都有客  
和少微素嫉暵構而殺之昫越境而去唐莊宗即位拜  
寓居浮陽節度使李存審辟為從事

昫太常博士以為翰林學士明宗時累遷兵部侍郎居

職五代會要長興元年二月翰林學士劉昫奏臣伏見  
本院舊例學士入院除中書舍人即不試餘官皆先

試麻制答蕃批答各一道詩賦各一道號曰五題所試  
并于當日內了便具呈納從前雖有召試之名而無考

校之實每遇召試新學士日或有援者皆預出五題潛  
令宿構無援者旋令起草罕能成功去留皆係于梯媒

得失盡歸于偏黨今後凡本院召試新學士欲請權停  
試詩賦祇試麻制答共五道仍請內賜題目兼定字數

付本院召明宗素重昫而愛其風韻遷端明殿學士長  
試從之

興三年拜中書侍郎兼刑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昫詣中興殿門謝是日大祠不坐昫入謝端明殿昫自

端明殿學士拜相當時以此為榮五代史莊宗即位授  
太常博士尋擢為翰

林學士繼改膳部員外郎賜緋比部郎中賜紫丁母憂

服闋授庫部郎中依舊充職明宗即位拜中書舍人歷

戶部侍郎端明殿學士明宗重其風儀愛其温厚長興

中拜中書侍郎兼刑部尚書平章事時昫入謝遇大祠

明宗不御中興殿閣門白舊禮宰相謝恩須正殿通喚

請候來日樞密使趙延壽日命相之制下已數日中謝

無宜後時因即奏之遂謝於本殿士子榮之廢帝入立遷

吏部尚書門下侍郎監脩國史初廢帝入問三司使王

政帑廩之數幾何政言其數百萬及責以賞軍而無十

一廢帝大怒罷政命昫兼判三司昫性察而嫉三司蠹  
敝尤甚乃勾計文簿覈其虛實殘租積負悉蠲除之往  
時吏幸積年之負蓋而不發因以把持州縣求賄賂及



昀一切蠲除民間歡然以為德而三司吏皆沮怨文獻通考

潞王清泰元年以劉昀判三司昀命判官高延賞鈎考窮覈積年逋欠之數姦吏利其徵責勾取故存之昀具

奏其狀且請察其可徵者急督之必無可償者悉蠲之韓昭允極言其便乃詔長興以前戶部及諸道逋租三

百三十八萬虛煩簿籍咸蠲免勿徵貧民大悅而三司吏悉怨之先是馮道與昀為姻

家而同為相道罷李愚代之五代史纂誤今案廢帝以清泰元年四月即位是時

宰相則馮道李愚劉昀也至五月而道罷七月太常卿盧文紀為相今此傳謂道罷李愚代之則誤也愚

素惡道為人凡事有稽失者必指以誚昀曰此公親家

翁所為也昀性少容恕而愚特剛介遂相詆詬相府史

吏惡此兩人剛直因共揚言其事聞廢帝並罷之以昀

為右僕射是時三司諸吏提印聚立月華門外聞宣麻

罷昀相皆歡呼相賀曰自此我曹快活矣五代史清泰初兼判三司

加吏部尚書門下侍郎監修國史時與同列李愚不協動至忿爭時論非之未幾俱罷知政事昀守右僕射以

張延朗代判三司初唐末帝自鳳翔至切於軍用時王致判三司詔問錢穀致具奏其數及命賞軍甚愆於素

末帝怒用昀代致昀乃搜索簿書命判官高延賞計窮詰勾及積年殘租或場務販負皆虛係張籍條奏其事

請可徵者急督之無以償官者蠲除之吏民相與歌詠唯主典怨沮及罷相之日羣吏相賀昀歸無一人從之

者蓋憎其昀在相位不習典故初明宗崩太常卿崔居太察故也昀在相位不習典故初明宗崩太常卿崔居

儉以故事當為禮儀使居儉辭以祖諱蠡馮道改居儉

秘書監居儉怏怏失職中書舍人李詳為居儉詰詞有

聞名心懼之語昀輒易曰有耻且格居儉訴曰名諱有

令式予何罪也當時聞者皆傳以為笑及為僕射入朝



遇雨移班廊下御史臺吏引僕射立中丞御史下昀詰

吏以故事自宰相至臺省皆不能知五代會要後唐清

彈御史奏今月二日班入遇雨移班廊下移班臺吏董

瑾引僕射在中丞三院御史之僕射詰問董瑾稱准

常例臺司仍刺都省請檢討舊儀都省稱國朝以端揆

之重師長百寮雖在列司皆為統屬且左右僕射常朝

不在中丞之下赴宴廊下餐並在中丞之上况中丞有

公參之禮避路之儀詳其道理由自有等降臺司又堅稱

李琪盧質任僕射日班亦如此又引通事舍人在一品

班上尋申中書門下奏宰臣判令廊下使重定班位廊

下使言今後遇雨移班廊下欲請依殿前磚位次第二

品在三品前一品後如中丞大夫俱置即大夫在中丞

前其西班准此謹具奏聞勅是時馮道罷相為司空自

宜令置一品二品三品磚位

隋唐以來三公無職事不特置及道為司空問有司班

次亦皆不能知由是不入朝堂俟臺官兩省入而後入

宰相出則隨而出至昀為僕射自以由宰相罷與道同

乃隨道出入有司不能彈正而議者多竊笑之晉高祖

時張從賓反殺皇子重父于洛陽乃以昀為東都留守

判鹽鐵開運中拜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復判三司

契丹犯京師昀以目疾罷為太保是歲卒年六十五代

福初張從賓作亂于洛陽害皇子重父詔為東都留守

判河南府事尋以本官判鹽鐵未幾奉使入契丹還遷

五代史記卷五十五

雜傳

四



襲太原軍至樂平時暉容於縣舍為鄴軍所俘謝彦章  
見之知其儒者待之以禮謂其鄉人劉去非曰為君得  
一宗人即令暉見之去非詢其爵里乃親族也對泣久  
之自是隨去非容于彦章門下彦章得罪去非為鄴州  
刺史暉隨之郡莊宗平河洛去非以嘗從劉守奇歸梁  
深懼獲罪乃棄郡投高季興于荆南暉累為荆州攝官  
既而兄昉明宗朝為學士遣人召歸梁漢顛鎮鄧州辟  
為從事入為監察御史歷水部員外郎史館脩撰長興  
末宰臣趙鳳鎮邢臺表為節度判官清泰初入為起居  
郎改駕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移河南少尹兵部  
郎中轉太府卿漢祖受命用為宗正卿周初改衛尉卿  
廣順元年冬十月稅居于東京夜夢鬼託之曰公于我  
塚上安牀深不奉益暉問鬼曰塚在野張十八郎展城時  
殊誤都城內豈可塚耶曰塚在野張十八郎展城時  
圍入忽寤又半月復夢前鬼曰公不相信屈觀吾舍可  
乎即以手培地豁然見華第花木叢萃房廊雕煥立暉  
於西廡久之見一團火如電前來漸近即前鬼也引暉  
深入出其孛泣拜如有所託暉問不文鬼事曰冥司各  
有部屬外不知也暉曰余官何至再三不對苦訊之日  
齊王判官暉曰張令公為齊王去世久矣今鄆州高令

公為齊王余方為列卿豈復為賓佐乎鬼曰不知也暉  
既寤欲掘而視之既又告人曰鬼雖見訴其如吾稅舍  
何乃止廣順二年春朝廷以暉為高麗冊使三月至鄆  
節度使高行周以暉嗜酒留連累日且夕沉醉其月二  
十三日晨興櫛髮狀如醉寐男泳視之已卒矣時年六  
十一其年八月鄆帥齊王高行周亦夢鬼請齊王判官  
得無是乎暉從儒學好聚書嗜酒無儀檢  
然裹抱無他急於行義士友以此多之

盧文紀字子持其祖簡求為唐太原節度使父嗣業官

至右補闕五代史盧文紀字子持京兆萬年人也文紀舉進士事梁為刑

部侍郎集賢殿學士唐明宗時為御史中丞初上事百

官臺參吏白諸道進奏官賀文紀問當如何吏對曰朝

廷在長安時進奏官見大夫中丞如胥史自唐衰天子

微弱諸侯強盛貢奉不至朝廷姑息方鎮假借邸吏大



夫中丞上事進奏官至客次通名勞以茶酒而不相見相傳以為故事文紀曰吾雖德薄敢隳舊制因遣吏諭之進奏官奮臂諠然欲去不得已入見文紀據牀端笏臺吏通名贊拜既出恚怒不自勝訴於樞密使安重誨重誨曰吾不知故事可上訴於朝即相率詣閣門求見以狀訴明宗問宰相趙鳳進奏吏比外何官鳳曰州縣發遞知後之流也明宗怒曰乃吏卒爾安得慢吾法官皆杖而遣之五代會要後唐天成元年十一月諸道進奏官等狀臣等今月四日中丞上事禮合至臺比期不越前規依舊傳語忽蒙處分通出尋則再取指揮要明審的又蒙問大夫相公上事日如何臣等云大夫曾為宰相進奏官伏事中書事體之間實為舊例若以別官除授合云傳語又兼傳指揮便令通出臣

等出身藩府罕習朝儀拒命即恐有奏陳遵稟則全隳儀矩伏恐此後到臺參賀規則不定者勅御史臺是中朝執憲之司乃四海繩違之地凡居中外皆俟整齊藩侯尚展于公參邸吏豈宜于抗禮據觀論列可驗輕誣但以喪亂宏多紀綱隳紊霜威掃地風憲銷聲今則景運維新皇圖重正宜加提舉漸止澆訛宜令御史臺凡關舊例並須舉行稍不稟承當行朝典時盧文紀初授中丞領事于御史府諸道進奏官來賀文紀曰事例如何臺吏喬德威等言朝廷在長安日進奏官見大夫中丞如胥吏見長官之禮及偽梁將革命本朝微弱諸藩強據人主大臣皆且姑息邸吏時中丞上事邸吏雖至皆于客次傳語竟不相見自經兵亂漸以為常文紀令臺司諭以舊儀相見據案端簡通名贊拜邸吏輩既出怒不自勝相率于閣門求見騰口誼訴上問趙鳳曰進奏官比外何官鳳對曰府縣發遞知後之流

悉復中外官校考法將相天子自書之詔雖施行而官

卒不考冊府元龜後唐明宗天成元年十月吏部侍郎盧文紀上言請內外文武臣寮每歲有司明定



考較將相乞迴御筆以行黜陟流下歲餘遷工部尚書

中書門下商量宰相崔協有隙協除工部郎中于鄴文紀以

文紀素與宰相崔協有隙協除工部郎中于鄴文紀以

鄴與其父名同音大怒鄴赴省參上文紀不見之因請

連假已而鄴奉使未行文紀即出視事鄴因醉忿自經

死齊東野語後唐天成中盧文紀為工部尚書郎中于鄴參文紀以父名嗣業與同音竟不見鄴憂畏太過

經而死文紀坐貶石州司馬久之為秘書監太常卿奉

使于蜀過鳳翔廢帝為鳳翔節度使文紀為人形貌魁

偉清異錄盧文紀有玉枕骨故凡枕之堅實者悉不可用親舊間作楊花枕贈之遂獲安寢自是縫青繒充

以柳絮一語音琅然廢帝奇之後廢帝入立欲擇宰相

問於左右左右皆言文紀及姚顛有人望廢帝因悉書

清望官姓名內琉璃瓶中夜焚香祝天以筋挾之首得

文紀欣然相之乃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五代

史長興末為太常卿文紀形貌魁偉語音高朗占對鏗

鏘健於飲啖奉使蜀川路由岐下時唐末帝為岐帥以

主禮待之觀其儀形有趣遇之頗厚清泰初中書闕輔

相末帝訪之于朝左右曰臣見班行中所譽當大拜者

姚顛盧文紀崔居儉耳或品藻三人才行其心愈惑未

帝乃俱書當時清望官數人姓名投琉璃瓶中月夜

焚香禱請於天旭且以筋挾之首得文紀之名次即姚

顛末帝素已期待歡然命之即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與姚顛同升相位冊府元龜盧文紀為中書侍郎平章事

于直道無功受祿周詩譏諷于曠官敢因災沴之時輒



難實見于此臣聞沉潛剛克高明柔克是君宜執柔以御下臣當剛正以報君則冀上下和平君臣所合臣思德宗初置學士本不以文翰是供蓋獻納論思朝夕延問至于給諫遺補之職是日諫官月請諫紙時政有失無不極言望陛下聽政之餘招召學士諫官詢謀政道俾獻讜言明書黜陟之科以責語言之效書云又時賜若肅時雨若以洪範言之繫于君德臣請嚴禋于宗廟社稷精禱于岳瀆神祇進忠良退不肖除寇盜恤憐接慎刑罰明選舉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王道砥平無偏無黨中外除改請守舊規長與四年已前勅命繁碎者請重選擇如新勅不及舊章更請却依前代如舊章不如新勅便釐革施行倘不阻于奏陳庶漸臻于理體詔曰盧文紀早踐班行迭更顯重動惟稽古言必為時當朕求治之初首居輔弼之位能竭事君之節以申報國之勞引經義而究其本根合時事而先于條貫請宣學士兼召諫臣言陰陽序理之端人事調和之本又嚴脩祀典精事神祇宜令有司依奏虔潔所云進忠良而退不肖除寇盜而恤憐接雖責在朕躬亦資于調燮刑法舒慘宜令大理寺御史臺明慎詳讞勿至冤誣選賢退愚宜令三銓選部精覈慎選所冀得人新舊制勅宜令御

史臺與三司官 是時天下多事廢帝數以責文紀文紀員詳擇以聞

因請罷五日起居復唐故事開延英冀得從容奏議天下事廢帝以謂五日起居明宗所以見羣臣也不可罷而便殿論事可以從容何必延英因詔宰相有事不以

時詣閣門請對冊府元龜二年又上疏曰臣近蒙召對面奉天音凡軍國庶事利害可否卿等

位居輔弼並合盡言臣等仰承詔諭退自省循時遇休明名叨輔弼才器不能經綸庶務智術不能康濟大猷致陛下宵旰于不圖憂勤于治道有覲面目待罪嚴廊尚沐宸慈猶寬冊免莫不克心自勵俛首深維願竭愚鄙之誠少副昭回之鑒臣聞古先哲王樂聞已過道塗立誹謗之木門庭樹告善之旌從諫如流聞議能服所以卜年長久享祚無窮陛下自纘邦家克敦慈儉守先皇仁政遵列聖彝章人樂和平政皆畫一天無稜沴之象地無變怪之妖日月無爽于虧盈星緯不差于躔次襍諫紙者無詞可措持皂囊者無過可規凡百庶寮奉



職不暇臣伏覽貞觀故事見魏徵馬周之章疏王珪劉洎之奏論或講貫古今或鋪陳政術皆萬代之常策非一介之狂言苟異經謀何名獻納臣等伏計宸算圖度者必以嶺嶠未平島夷猶梗巴梁恃險井絡纏妖鮮卑尚撓于邊陲將帥未施于方畧臣等以為非獨人謀未至亦恐天意使然聲教苟孚廓清何晚臣畧以前事明之何者即如漢高前代之英主也一劍初奮于彭城五年方誅于項籍洎南平英布北扞匈奴解白登之圍避柏人之難凡十餘年親當矢石乃混車書如太宗文皇帝本朝之聖祖也自起義太原佐命高祖乃定江南之草竊殄隴右之陸梁禦突厥于便橋擒公祐於京口凡十餘年櫛風沐雨命將出師方得華夷向風寰區無撓伏念陛下爰從踐祚纜歷一暮雖乃聖乃神不下於漢高文祖而且耕且戰更詳於人事天時俾武王一舉盪平體句踐十年教戰若治兵之至要御衆之大端攻必取而守有餘戰必勝而卒無怠發號出令保大定功俾軍成威憚於機權部較皆存於信義驅之可以蹈湯火使之可以為蟲沙此則聖謀懸料於殼中神策已包於術內何假芻蕘小輩草野凡生持蠡妄測於滄溟執管強窺于穹昊不量事體虛費莠言故論語載仲尼治衛

必也正名言順事行勿容苟且名言之際聖哲攸艱况在凡常豈宜容易思出其位古人所非臣等繆處台衡奉行制勅但緣事理互有區分軍戎不在于職司錢穀非關于局分苟陳異見即類侵官况才不濟時識非經遠因五日起居之例于兩班旅見之時畧獲對敷兼承顧問此際衛士周環于階陛庶臣羅列於殿庭四面聚觀十手所指臣等苟欲伸愚短此時安敢敷陳韓非昔懼於說難孟子亦憂於言責臣竊惟本朝故事肅宗初平寇難再復寰瀛頗經涉于艱難尤勤勞于委任每正衙奏事則泛啟訪於羣臣及便殿詢謀則獨對揚於四輔自或有特宣皆於前一日上聞及對御之時只奉冕聖旨或有特宣皆於前一日上聞及對御之時只奉冕旒旁無侍衛獻可替否得曲盡于討論捨短從長故無虞於漏洩君臣之際情理坦然伏望聖慈俯循故事或有事關軍國謀而否臧未果決于聖懷要詢訪于臣輩則請依延英故事須面敷敷臣等亦依故事前一日請開利害未形文字須面敷敷臣等亦依故事前一日請開延英當君臣奏言之時祇請機要臣寮侍立左右兼乞稍霽嚴顏恕臣荒拙雖乏鷹鷂之効庶盡葵藿之心恭惟陛下睿畧縱橫天機沉邃臣等以愚智而干聖智以



凡情而測聖情如螢爝比耀於烏蟾畎澮爭流於江海  
然而天覆地載君義臣行持祿取容即見譏于物論有  
犯無隱慮不愜于聖懷既顯奉德音俾令奏對合披愚  
款先瀆宸聰詔曰朕聞宮鳴商應則律呂和君唱臣隨  
則邦家理興化之本百代同歸朕顧惟眇冲獲奉基構  
慮生靈之未泰憂政教之不明盱食宵衣未嘗暫暇副  
我焦勞之意屬于輔相之臣卿等濟代英才鎮時碩德  
或締構于興王之日或經綸於贊聖之時鹽梅之任俱  
存藥石之言並切請復延英之制以伸議政之規而况  
列聖遺芳皇朝盛事載詳徵引良切嘉歎恭惟五日起  
居先皇垂範俟百寮之俱退亦昔日延英之流朕叨獲  
詢其理道計此時作事之意亦兼行其五日起居令仍  
嗣承切思遵守將成具美不爽兼行其五日起居令仍  
舊尋常公事亦可便舉奏聞或事屬機宜理當密秘量  
事緊慢不限隔日及當日便可于閣門祇候具榜子奏  
聞請面敷敷即當盡屏侍臣端居便殿佇候具榜子奏  
虛懷朕或要見卿時亦令常侍宣召但能務致理之實  
何必拘延英之名有事足可以討論有言足可以陳述  
宜以沃心為務勿以逆耳晉高祖起太原廢帝北征過  
為虞勉罄謀猷以裨寡昧

五十七卷之三十五 雜傳

拜徽陵休仗舍顧文紀曰吾自鳳翔識卿不以常人為

待自卿為相詢於輿議皆云可致太平今日使吾至此

卿宜如何文紀惶恐謝罪廢帝至河陽文紀勸帝扼橋

自守不聽五代史時朝廷兵革之後宗社甫寧外寇內

所論者親愛朋黨之小瑕所糾者銓選擬掄之微類時

有蜀人史在德為太常丞出入權要之門評品朝士多

有譏彈乃上章云文武兩班宜選能進用見在軍都將

校朝廷士大夫並請闕試澄汰能者進用否者黜退不

限名位高下疏下中書文紀以為非已怒甚召諫議盧

損為覆狀辭旨蕪漫為眾所嗤三年夏晉祖引契丹拒

命既而大軍挫衄官寨受圍八月親征過徽陵拜於闕

門休于仗舍文紀扈從帝顧謂之曰朕聞主憂臣辱予

五十七卷之三十五 雜傳

十



寨牢固足以枝梧況已有三處救兵可以不戰而解使人督促責以成功輿駕且駐河橋詳觀事勢況地處舟車之要正當天下之心必若未能解圍去亦非晚會延明與趙延壽款密傍奏日文紀之言是也故令延壽北行未帝坐

俟其敗 晉高祖入立罷為吏部尚書累遷太子太師致仕周太祖入立即拜司空于家卒年七十六贈司徒

五代史晉祖入洛罷相為吏部尚書再遷太子少傅少帝嗣位改太子太傅漢祖登極轉太子太師時朝官分司在洛雖有留臺御史紀綱亦多不整肅遂勅文紀別令檢轄侍御史趙礪又糾分司朝臣中有行香拜表踈怠者楊邠怒凡疾病不任朝謁者皆與致仕官時文紀別令檢轄之職頗甚滋章因疾請假復為留臺所奏遂以本官致仕廣順元年夏卒年七十六贈司徒輟視朝二日文紀平生積財巨萬及卒為其子龜齡所費不數年間以至蕩盡由是多藏者以為誠焉

馬裔孫字慶先棣州商河人也五代史馬裔孫字慶光棣州商河人為人

懦暗少好學學韓愈為文章舉進士為唐潞王從珂河中觀察支使從珂為楊彥溫所逐罷居于京師里第裔孫從而不去從珂為京兆尹徙鎮鳳翔裔孫常從之以為觀察判官潞王將舉兵反與將吏韓昭允等謀議已定召裔孫告之曰受命移鎮路出京師何向為便裔孫曰君命召不俟駕今大王為國宗屬而先帝新棄天下臨喪赴鎮臣子之忠也左右皆笑其愚然從珂心獨重之廢帝入立以為戶部郎中翰林學士久之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五代史唐末帝即位用為翰林學士戶部郎中知制誥賜金紫未滿歲改中書舍人禮部侍郎皆裔孫不通世務故事帶禁職尋拜中書侍郎平章事



多壅塞是時馮道罷匡國軍節度使拜司空司空自唐  
以來無特拜者有司不知故事朝廷議者紛然或曰司  
空三公宰相職也當參與大政而宰相盧文紀獨以謂  
司空之職祭祀掃除而已裔孫皆不能決時劉昫亦罷  
相為僕射右散騎常侍孔昭序建言常侍班當在僕射  
前裔孫責御史臺檢例臺言故事無所見據今南北班  
位常侍在前裔孫即判臺狀施行劉昫大怒崔居儉揚  
言於朝曰孔昭序解語是朝廷無解語人也且僕射師  
長百寮中丞大夫就班修敬而常侍在南宮六卿之下  
况僕射乎昭序癡兒豈識事體朝士聞居儉言流議稍

息裔孫臨事多不能決當時號為三不開謂其不開口  
以論議不開印以行事不開門以延士大夫也五代史

儒性多疑滯遽登相位未悉朝廷舊事初馮道罷同州  
入朝拜司空唐朝故事三公為加官無單拜者是時朝  
議率爾命道制出或曰三公正宰相便合參大政又云  
合受冊眾言籍籍盧文紀又欲祭祀時便令掃除馮道  
聞之曰司空掃除職也吾無所憚既而知非乃止劉昫  
為僕射性剛羣情嫉之乃共贊右常侍孔昭序論行香  
次第言常侍侍從之臣行立合在僕射之前疏奏下御  
史臺定例同光已來李琪盧質繼為僕射質性輕脫不  
能守師長之體故昭序輕言裔孫繼以羣情不悅劉昫馮  
道欲微抑之乃責臺司須檢則例而臺吏言舊不見例  
據南班位即常侍在前俄屬國忌將就列未定裔孫  
即判臺狀曰既有援據足可遵行各示本官劉昫怒揮  
袂而退自後日責臺司定例崔居儉謂南宮同列曰從  
昭序言語是朝廷人總不解語也且僕射師長也中丞  
大夫就班修敬常侍班在南宮六卿之下况僕射乎已  
前騎省年深望南宮工部侍郎如仰霄漢癡人舉止何



取笑之深耶衆聞居儉言紛議稍息文士哂裔孫堂判  
 有援據二字其中著百職裔孫素未諳練無能專決但  
 署名而已又少見賓客時人目之爲  
 三不開謂口不開印不開門不開也  
 幸河陽是時勢已危迫裔孫自洛來朝行在人皆冀其  
 有所建說裔孫獻綾三百匹而已晉高祖入立罷歸田  
 里裔孫既學韓愈爲文故多斥浮圖氏之說及罷歸乃  
 反學佛撰法喜集佛國記行於世時人謂之曰佞清泰  
 不徹乃來佞佛清泰廢帝年號也人有戲裔孫曰公素  
 慕韓愈爲人而常誦傅奕之論今反佞佛是佛佞公耶  
 公佞佛耶裔孫答曰豈知非佛佞我也時人傳以爲笑  
 後以太子賓客分司居于洛陽周廣順中卒裔孫卒後

其家婢有爲裔孫語者初崔協爲明宗相在位無所發

明既死而有降語其家裔孫又然時人嘲之曰生不能

言死而後語云五代史及太原事起唐末帝幸懷州裔

孫留司在洛未幾趙德鈞父子有異志

官若危急君臣計無所出俄而裔孫自洛來朝衆相謂

日馬相此來必有安危之策既至獻綾三百匹卒無獻

可之言晉祖受命廢歸田里裔孫好古慕韓愈之爲人

尤不重佛及廢居里巷迫感唐末帝平昔之遇乃依長

壽僧舍讀佛書冀申冥報歲餘枕籍黃卷中見華嚴楞

嚴詞理富贍繇是酷賞之仍抄撮之相形於歌詠謂之

法喜集又纂諸經要言爲佛國記凡數千言或嘲之曰

公生平以傅奕韓愈爲高識何前倨而後恭是佛佞公



所在裔孫感賦鵬之文作槐蟲賦以見志廣順三年秋七月卒於洛陽詔贈太子少傅輟視朝一日裔孫初為河中從事因事赴闕宿于邏店其地有上邏神祠夜夢神見召待以優禮手授二筆其筆一大一小覺而異焉及為翰林學士裔孫以為契鴻筆之兆旋知貢舉私自謂曰此二筆之應也洎入中書上事堂吏奉二筆熟視大小如昔時夢中所授者及卒後旬日有侍婢靈語一如裔孫聲氣處分家事皆有倫理時人奇之

姚顥字伯真京兆長安人也少憇不脩容止時人莫之知中條山處士司空圖一見以為奇以其女妻之舉進士事梁為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唐莊宗滅梁貶復州司馬已而以為左散騎常侍兼吏部侍郎尚書左丞廢帝欲擇宰相選當時清望官知名於世者得盧文紀及顥乃拜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五代史姚顥字伯真京兆萬年

人曾祖希齊湖州司功參軍祖宏慶蘇州刺史父荆國子祭酒顥少憇敦厚靡事容貌任其自然流輩未之重唯兵部侍郎司空圖深器之以女妻焉顥性仁恕多為僕妾所欺心雖察之而不能面折終身無喜怒不知錢百之為陌黍百之為銖凡家人市貨百物入增其倍出減其半不詢其由無擔石之儲心不隕獲唐末隨計入洛出遊嵩山有白衣丈夫拜于路側請為童僕顥辭不納乃曰鬼神享于德君子孚于信余則鬼也將以托賢者之德通化工之信幸無辭焉昔余掌事陰府承命攝人之竟氣名氏同而其非且富有壽算復而歸之則筋骸已敗由是獲譴使不得為陽生公中夏之相輔也今為謁中天之祠若以某姓名求之神必許諾顥因為之虔禱而還白衣迎于山下曰余免其苦矣拜謝而退顥次年擢進士第梁貞明中歷校書郎登封令右補闕禮部員外郎召入翰林累遷至中書舍人唐莊宗平梁以例貶復州司馬歲餘牽復授左散騎常侍歷兵吏部侍郎尚書左丞唐末帝即位講求輔相乃書朝中清望官十餘人姓名置于瓶中清夜焚香而挾之既而得盧文紀與顥遂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制前一日嵩山白衣來謁謂顥曰公明日為相其言無差冥數固先定矣



顓爲人仁恕不知錢陌銖兩之數御家無法在相位齷齪無所爲唐制吏部分爲三銓尙書一人曰尙書銓侍郎二人曰中銓東銓每歲集以孟冬三旬而選盡季春之月天成中馮道爲相建言天下未一選人歲纔數百而吏部三銓分注雖曰故事其實徒繁而無益始詔三銓合爲一而尙書侍郎共行選事至顓與盧文紀爲相復奏分銓爲三而循資長定舊格歲久多舛因增損之選人多不便之往往邀遞宰相喧訴不遜顓等無如之何廢帝爲下詔書禁止晉高祖立罷顓爲戶部尙書卒年七十五卒之日家無餘貲口不能歛官爲賙贈乃能

歛聞者哀憐之

五代史高祖登極罷相爲刑部尙書俄遷戶部尙書天福五年冬卒年七十五

贈左僕射子惟和嗣顓疎於財而御家無術旣死歛葬之資不備家人俟賻物及鬻第方能舉喪而去士大夫愛其廉而笑其拙

劉岳字昭輔洛陽人也唐民部尙書政會之八代孫崇龜崇望其諸父也岳名家子好學敏於文辭善談論舉進士事梁爲左拾遺侍御史末帝時爲翰林學士累官至兵部侍郎梁亡貶均州司馬復用爲太子詹事

五代史劉

岳字昭輔其先遼東襄平人元魏平定遼東徙家於代隨孝文遷洛遂爲洛陽人八代祖民部尙書渝國公政會武德時功臣祖符蔡州刺史父珪洪洞縣令符有子八人皆登進士第珪之母弟瓌玕異母弟崇夷崇龜崇望崇魯崇暮崇龜乾寧中廣南節度使崇望乾寧中宰相崇魯崇暮崇龜並歷朝省岳少孤亦進士擢第歷戶



部巡官鄭縣簿直史館轉左拾遺侍御史梁貞明初召  
 入翰林為學士岳為文敏速尤善談諧在職累遷戶部  
 侍郎在翰林十二年莊宗入汴隨例貶均州司馬明宗  
 馬尋丁母憂許自貶所奔喪服闋授太子詹事唐明宗  
 時為吏部侍郎故事吏部文武官告身皆輸朱膠紙軸  
 錢然後給其品高者則賜之貧者不能輸錢往往但得  
 勅牒而無告身五代之亂因以為常官卑者無復給告  
 身中書但錄其制辭編為勅甲岳建言以為制辭或任  
 其材能或褒其功行或申以訓誡而受官者既不給告  
 身皆不知受命之所以然非王言所以告詔也請一切  
 賜之由是百官皆賜告身自岳始也五代會要後唐同  
 光二年正月中書  
 門下奏准本朝故事如封建諸王內命婦及宰相翰林  
 學士中書舍人諸道節度觀察團練防禦留後即中書

帖吏部官告院索綾紙標軸下所司脩寫即署畢進入  
 內宣賜其文武兩班並諸道官員及奏薦將校勅下後  
 並合是本道進奏院或本人自於所司送納朱膠綾紙  
 價錢各請出給今後請除內司大官并侍衛及賞軍功  
 將校轉官外並請官中不給告勅從之又三年正月  
 勅吏部今後特恩授官侍衛軍功改轉內廷諸司帶職  
 外來進奉受官綾紙並宜官給舊例朱膠一切停廢禮  
 錢亦不徵取又慮所司人吏不辦食直糧課逐月兩司  
 各支錢四千至於臺省禮錢宜特蠲減比舊數五分  
 許徵一分其特恩已下不得徵納禮錢仍令中書門下  
 條流勅畫經過諸司不得停滯其官告若是宣旨除授  
 及品秩合進呈者准例進內餘並送納中書門下點檢  
 給付勅畫到本司十通已上官告限三日內印署三十  
 通已上限五日通已上限五日通已上限五日通已上限五日  
 緩急宣賜不拘此限又天成四年十一月勅今後應  
 是官告除准宣破外其陳乞除官並追封追贈敘封進  
 封官告及舉人冬集綾紙羅襪軸錦袋等宜令並與官  
 破仍勅各隨色樣尺寸如法裝脩疾速書寫印署進納  
 其月勅應諸道州府令錄等官告勅牒元是中書進納  
 入內令閣門宣賜其判官主簿官告舊是所司發遣受



恩後令赴本任地里遠近各有程限比候進納恐有停滯况綾紙標軸價錢近已官破今後所除州縣官告身勅牒宜令中書門下指揮不要進納並委宰臣當面給付册府元龜天成二年十一月吏部侍郎劉岳上言曰伏以有國命官立朝釐務必資詳練以集事功竊見諸色詞科多昇通籍向者先為列藩從事參佐可稱次經三館職名編脩是著方居華秩始在彤達近或雖有兩任前銜未歷一司公事莫申勞績虛謂滯淹未若委以親人俾之及物粗開善最然議陟遷免自歎于漂流復有名于選任伏乞特加搜採廣察單平白身者授以佐僚歷官者處之縣令歲月俟當於制限班資擢在於朝行理契毓材事唯責實困學紀聞後唐天成元年吏部侍郎劉岳奏罷告身綾軸錢宰相馮道世本田家本朝復納綾紙錢淳熙元年始免狀貌質野朝士多笑其陋道旦入朝兵部侍郎任贊與岳在其後道行數反顧贊問岳道反顧何為岳曰遺下兔園册爾困學紀聞兔園册三十卷唐蔣王惲令僚佐杜嗣先做應科目策自設問對引經史為訓

注惲太宗子故用梁王兔園名其書馮道兔園册謂此也兔園册者鄉校俚儒教田

夫牧子之所誦也故岳舉以誚道道聞之大怒徙岳秘書監其後李愚為相遷岳太常卿初鄭餘慶嘗採唐士庶吉凶書疏之式雜以當時家人之禮為書儀兩卷明宗見其有起復冥昏之制歎曰儒者所以隆孝弟而敦風俗且無金革之事起復可乎婚吉禮也用於死者可乎乃詔岳選文學通知古今之士共刪定之岳與太常博士段顒田敏等增損其書五代會要後唐長興三年正月太常卿劉岳奏先奉勅刪定鄭餘慶書儀者臣與太子賓客馬縉太常博士段顒田敏路航李居浣太常丞陳觀等同共詳定其書送納中書門下奉勅宜差左散騎常侍任贊右散騎常侍楊凝式兵部尚書梁文矩工部尚書崔居儉太子賓



客裴高尚書左丞王權吏部侍郎姚顛等七人與劉岳再于鄭餘慶書儀內子細檢詳除文臣起復及士庶冥婚准勅不行外應篇目一一立出元舊條件據有合定者逐件別書出令詳定式樣其不可改易者亦須具言請仍舊施行而其事出鄙俚皆當時家人女子傳習所詳定式樣

見往往轉失其本然猶時有禮之遺制其後亡失愈不

可究其本末其婚禮親迎有女坐婿鞍合髻之說尤為

不經公卿之家頗遵用之至其久也又益訛謬可笑其

類甚多岳卒于官年五十六贈吏部尚書子温叟五代史明

宗即位歷兵部吏部侍郎秘書監太常卿卒年五十六

贈吏部尚書岳文學之外通于典禮天成中奉詔撰新

書儀一部文約而理當今行于世子温叟仕至御史中丞

客日吾老矣他無所覬但得世難消息與此兒偕為温

洛之叟耕釣烟月為太平之漁樵平生足矣後記父語

因各焉岳後唐為學士温叟晉少帝時又為學士人盡

榮之受命之日抱敕立堂下其母未與之見隔簾聞魚

鑰聲俄而開篋二青衣舉一箱至庭則紫袍縑衣也母

始卷簾見之日此則汝父在禁林內庫所賜者温叟跪

泣捧受開影寢列袍以文告其先方拜母慶以父名岳

終身不聽樂大朝會有樂亦以事辭之客有犯其諱則

慟哭急起與客遂絕太宗聞之嘉嘆益久温叟時為中

丞家貧太宗致五百緡以贈之拜貺訖以一櫃貯于御

史府西楹令來使緘緡而去至明年端午以紉扇角黍

贈之視其封宛然所親諷之日晉邸贈緡恤公之貧盍

開局以濟其乏温叟曰晉王身為京兆尹兄為天子吾

為御史長拒之則鮮敬受之則何以激流品乎後太宗

聞之益加歎重事文類聚青箱雜記劉温叟父名岳

終身不聽樂不遊嵩岱每赴內宴聞鈞奏則涕泣移時

日若非君命則不至是北宋編年温叟一日晚歸過

明德門西闕前上方與中黃門數人登樓温叟知之令

傳呼依常而過翌日請對且言人主非時登樓則下必

希望之恩賞臣所以呵導而過欲示眾以陛下非時不登

樓也上

善之



嗚呼甚矣人之好為禮也在上者不以禮示之使人不見其本而傳其習俗之失者尚拳拳而行之五代干戈之亂不暇於禮久矣明宗武君出於夷狄而不通文字乃能有意使民知禮而岳等皆當時儒者卒無所發明但因其書增損而已然其後世士庶吉凶皆取岳書以為法而十又轉失其三四也可勝歎哉

馬縞不知其世家少舉明經又舉宏詞事梁為太常少

卿以知禮見稱於世

五代史馬縞少嗜學儒以明經及第登拔萃之科仕梁為太常脩撰

累歷尚書郎參知禮院事遷太常少卿梁代諸王納嬪公主下嫁皆於宮殿門廷行揖讓之禮縞以為非禮上疏止之物議以為然於事多遺忘言元稹不應進士以父元魯山名進故也多如此類唐莊宗時

累遷中書舍人刑部侍郎權判太常卿明宗入立繼唐太祖莊宗而不立親廟縞言漢諸侯王入繼統者必別立親廟光武皇帝立四親廟于南陽請如漢故事立廟以申孝享明宗下其議禮部尚書蕭頊等請如縞議宰相鄭珏等議引漢桓靈為比以謂桓帝尊其祖解瀆亭侯淑為孝元皇父萇為孝仁皇請下有司定諡四代祖考為皇置園陵如漢故事事下太常博士王丕議漢桓帝尊祖為孝穆皇帝父為孝崇皇帝縞以謂孝穆孝崇有皇而無帝惟吳孫皓尊其父和為文皇帝不可以為法右僕射李琪等議與縞同明宗詔曰五帝不相襲禮



三王不相泐樂維皇與帝異世殊稱爰自嬴秦已兼厥  
 號朕居九五之位為億兆之尊奈何總二名於眇躬惜  
 一字於先世乃命宰臣集百官於中書各陳所見李琪  
 等請尊祖禰為皇帝曾高為皇宰相鄭珏合羣議奏曰  
 禮非天降而本人情可止可行有損有益今議者引古  
 以漢為據漢之所制夫復何依開元時尊臯陶為德明  
 皇帝涼武昭王為興聖皇帝皆立廟京師此唐家故事  
 也臣請四代祖考皆加帝如詔旨而立廟京師詔可其  
 加帝而立廟應州五代會要天成年中書舍人馬縞奏曰伏見漢晉以來以諸侯王宗室承襲帝統除七廟之外皆別追尊私親漢光武皇帝立先四代于南陽其後桓帝已下亦皆上考前脩追崇先

代乞依兩漢故事別立親廟詔下尚書省集百官定議  
 禮部尚書蕭頊等議曰伏見方冊所載聖概斯存將達  
 蘋藻之誠宜新粢稅之制臣等集議其追尊位號及建  
 廟都邑乞依馬縞所奏從之又二年中書門下又奏伏以兩漢以諸侯王入繼帝統則必易名上諡廣孝稱皇載于諸史故事孝德皇孝仁皇孝元皇是也伏乞聖慈俯從人願許取皇而薦號兼上諡以尊名改置園陵仍增兵衛遂詔太常禮院定其儀制太常博士王丕等引漢桓帝入嗣尊其祖河間孝王曰孝穆皇父蠡吾侯曰孝崇皇為例請付太常卿定諡刑部侍郎權判太常卿馬縞復議曰依准兩漢故事以諸侯王宗室入承帝統亦必追尊父祖脩樹園陵西漢宣帝東漢光武孝享之道故事具存自安帝入嗣遂有皇太后令別崇諡法追日某皇所謂孝德孝穆之類是也前代惟孫皓自烏程侯繼嗣追父和為文皇帝事出非常不堪垂訓今據禮院狀漢安帝已下若據本紀又不見有帝字伏以諡法德象天地曰帝伏緣禮院以會奏聞難將兩漢故事便述尊名請召百官集議右僕射李琪等議曰伏覩歷代以來宗廟成制繼襲無異沿革或殊馬縞所奏誠有經據乞下制命令馬縞據依典冊以述尊名乃下詔曰



朕聞開國承家得以制禮作樂故三皇不相襲五帝不相沿隨代創制于理無爽矧或情關祖禰事係烝嘗且追諡追尊稱皇與帝既有減增之字合陳褒貶之辭大約二名俱為尊稱若三皇之代不可加帝五帝之代不可言皇爰自秦朝便兼其號至若元元皇帝事隔千祀宗追一源猶顯冊于鴻名豈須遵于漢典况朕居九五之位為億兆之尊不可總二名於眇躬惜一字于先代苟隨執議何表孝誠可委宰臣與百官詳定集兩班于中書各陳所見唯李琪等請于祖禰二室先加帝字宰臣合衆議奏曰恭以朝廷之重宗廟為先事係承祧義符致美且聖朝追尊之日那引漢氏舊儀在漢朝封崇之時復依何代故事理關凝滯未叶聖謀道合變通方為民則且王者功成治定制禮作樂正朔服色尚有改更尊祖奉先何妨沿革若應州必立別廟即地遠上都今據開元中追尊臯陶為德明皇帝涼武昭王為興聖皇帝皆立廟于京都臣等商量所議追尊四廟望依御札並加皇帝之號兼請于洛京立廟

劉岳脩書儀其所

增損皆決於縞縞又言縗麻喪紀所以別親疎辨嫌疑

禮叔嫂無服推而遠之也唐太宗時有司議為兄之妻服小功五月今有司給假為大功九月非是廢帝下其議太常博士段颺議嫂服給假以大功者令文也令與禮異者非一而喪服之不同者五禮姨舅皆服小功令皆大功妻父母壻外甥皆服總令皆小功禮令之不可同如此右贊善大夫趙咸又議曰喪與其易也寧戚儀禮五服或以名加或因尊制推恩引義各有所當據禮為兄之子妻服大功今為兄之子母服小功是輕重失其倫也以名則兄子之妻疎因尊則嫂非卑嫂服大功其來已久令國之典不可減也司封郎中曹琛請下其



議并以禮令之違者定議詔尚書省集百官議左僕射  
 劉昫等議曰令於喪服無正文而嫂服給大功假乃假  
 寧附令而勅無年月請凡喪服皆以開元禮為定下太  
 常具五服制度附於令令有五服自縞始也五代史又  
 無嫂叔服文皇創意以兄弟之親不宜無服乃議服小  
 功今令文省服制餘為兄弟之妻大功不知何人議改  
 而實於令文諸博士駁云律令國之大經馬縞知禮院  
 時不會論定今遠上疏駁令式罪人也五代會要清  
 泰三年二月太常禮院奏據尚書兵部侍郎馬縞上疏  
 言古禮嫂叔無服蓋推而遠之按五禮精義貞觀十四  
 年魏徵等議親兄弟之妻請服小功五月令所司給假  
 差謬為大功九月太常博士段駟稱自來給假元依令  
 式若云違古不獨嫂叔一條舊為親姨服小功令式今  
 服大功為親舅舊服小功今服大功妻父母總服今服  
 小功為女壻為外甥總服今並服小功此五條在令式  
 與古不同未審依馬縞所奏為復且依令式右贊善大

夫趙咸又議曰臣聞三代之制禮無降減之文五服之  
 容喪有寧戚之義此蓋聖人隨時設教稱情立文沿革  
 不同吉凶相反或服由恩制或喪以禮加太宗文皇帝  
 宏被至仁推大其義因覽同爨有總之義遂制嫂叔小  
 功之服列尊聖賢已為故事傳于令式加於大功今馬  
 縞奏論以為錯繆况縞昔事本朝暨至梁室曾為博士  
 累歷歲年今始奏陳未為允當謹案儀禮凡制五服或  
 以各加或以尊制或推恩而有服或別義而當喪故嫂  
 叔大功良有以也其如叔以嫂之子為猶子為猶子之  
 妻叔服大功今嫂氏猶子之母安可却服小功若以名  
 加嫂豈疎于猶子之婦若以尊制嫂豈卑於猶子之妻  
 論恩則有生同骨肉之情引義則有死同宅兆之理若  
 以推而遠之為是即令式兼無小功既有稱情制宜之  
 文何止大功九月請依令式永作以嫂叔服小功五月開  
 議尚書左僕射劉昫等議曰伏以嫂叔服小功只一本  
 元禮會要皆同其令式正文內元無喪服制度只一本  
 編在假寧令後又不言奉勅編附年月除此一條又檢  
 七八條令式與開元禮相違者所司行已多年固難輕  
 改若當議事須案舊章今若鄙宣父之前經紊周公之  
 往制隳太宗之故事廢開元之禮文而欲取差誤之近



規行編附之新意稱制度且為大典言令式又非正文  
若便改更恐難經久臣等集議嫂叔服并諸服紀請依  
開元禮為定如要給假即請下太常依開元禮內五服  
制度錄出本編附令文從之

編明宗時嘗

坐覆獄不當貶綏州司馬復為太子賓客遷戶部兵部

侍郎盧文紀作相以其迂儒鄙之改國子祭酒卒年八

十贈兵部尚書五代史長興四年為戶部侍郎編時年

盧損有目無書五代史盧損其先范陽人也近世任

舉進士性頗剛介以高情遠致自許與任贊劉昌素薛

鈞高總同年擢第所在相詬時人謂之相罵榜及任贊

劉昌素居要切之地而損自異不相親狎時左丞李琪

素薄劉昌素之為人常善待損琪有女弟眇長年婚對

不售乃以妻損損慕琪聲稱納之及琪為輔相致損仕

進梁貞明中累遷至右司員外郎唐天成初由兵部郎

中史館脩撰轉諫議大夫屢上書言事詞理淺陋不為

名流所知清泰中盧文紀作相密與損參議時政初長

興中唐末帝鎮河中損嘗為加恩使副及末帝即位用

為御史中丞拜命之日以自前憲司不能振舉綱領俾

風俗頹壞乃大為條奏而有平明放鑰日出守端之語

大為士人嗤鄙有頃誤詳赦書失出罪人停任晉天福

中復為右散騎常侍轉秘書監大失所望即拜章辭位

乃授戶部尚書致仕退居潁川時少保李麟年將八十  
善服氣導引損以麟遐有道術酷慕之仍以潁川逼於  
城市乃卜居陽翟茅種藥山衣野服道遙於林圃之  
間出則柴車鶴氅自稱具茨山人晚年與同輩五六人  
於大隗山中疏泉鑿壑為隱所誓不復出山久之齒髮  
不衰似有所得廣順三年秋卒時年八十餘贈太子少傅

崔居儉清河人也祖蠡父蕘皆為唐名臣居儉美文辭  
風骨清秀少舉進士梁貞明中為中書舍人翰林學士  
御史中丞唐莊宗時為刑部侍郎太常卿崔氏自後魏



隋唐與盧鄭皆為甲族吉凶之事各著家禮至其後世子孫專以門望自高為世所嫉明宗崩居儉以故事為禮儀使居儉以祖諱齏辭不受宰相馮道即徙居儉為秘書監居儉歷兵吏部侍郎尚書左丞戶部尚書晉天福四年卒年七十贈右僕射居儉拙於為生居顯官衣服常乏死之日貧不能葬聞者哀之五代會要長興二年五月尚書左丞崔居儉奏大祠中祠差官行事皇帝雖不與祭其日亦不視朝伏見車駕其日或出于禮不便今後請每遇大祠中祠車駕不出從之

崔悅字子文深州安平人也父涿唐末為刑部郎中悅少好學頗涉經史工於文辭遭世亂寓居于滑臺不遊

里巷者十餘年人罕識其面梁貞明三年舉進士甲科開封尹王瓚辟掌奏記悅性至孝其父涿病不肯服藥曰死生有命何用藥為悅屢進醫藥不納每賓客問病者悅輒迎拜門外泣涕而告之涿終不服藥而卒悅居喪哀毀五代史崔悅字子文博陵安平人累世冠冕曾祖元授舉進士直史館祖銖安濮二州刺史父涿刑部郎中悅少好學梁正明三年舉進士甲科為開封尹王瓚從事悅性至孝父涿有疾謂親友曰死生有命無醫為也悅侍之衣不解帶有賓至必拜泣告于門外請方便勸其進藥涿終莫之從及丁憂哀毀過制服除唐明宗以為監察御史不拜踰年再命乃拜累遷

都官郎中翰林學士晉高祖時以戶部侍郎為學士承旨權知天福二年貢舉五代會要後唐長興元年八月六日尚書比部員外郎知制誥



崔稅奏臣伏見開元五年勅每見貢舉人見訖宜令引  
 就國子監謁先聖先師學者謂之開講質疑義所司設  
 食其監內得舉人亦准此例其日清資官五品已上并  
 朝集使並往觀禮永為常式自經多故其禮久廢請再  
 舉行初稅為學士嘗草制為宰相桑維翰所改稅以唐  
 故事學士草制有所改者當罷職乃引經據爭之梁溪漫志  
 五季承唐之後雖兵革相尋然去唐未遠制度典章猶  
 得以持循如蕭希甫論內宴樞密使不當坐李琪為僕  
 射太常禮院言無送上之文馬縞趙咸又議嫂叔之服  
 崔稅以宰相改其所草制而引經固爭使當時人人能  
 守唐制如此豈維翰頗不樂而稅少專於文學不能涖  
 不能久立國乎維翰頗不樂而稅少專於文學不能涖  
 事維翰乃命稅知貢舉稅果不能舉職時有進士孔英  
 者素有醜行為當時所惡稅既受命往見維翰維翰素  
 貴嚴尊而語簡五代史纂要今案桑維翰父琪嘗事張  
全義而感其有恩維翰止以進士及第

節度使幕賓偶因晉祖開國為相天福二年晉祖方即  
 位之二年而維翰為相僅一年許爾皆未可云素貴况  
 宰相之重人皆尊之非獨維翰自尊而後尊也何不曰  
 維翰素矜嚴而語簡蓋維翰本傳云維翰素以威嚴自  
 持故謂稅曰孔英來矣稅不諭其意以謂維翰以孔英  
 也

為言乃考英及第物議大以為非即罷學士拜尚書左

丞遷太常卿五代史明宗朝授監察御史不應命踰年

士天福初以戶部侍郎為學士承旨嘗草制為宰相桑

引經據爭維翰不能詰命權知二年貢舉時有進士孔

英者素有醜行為當時所惡稅受命往見維翰維翰語

素簡謂稅曰孔英來矣稅不諭其意以謂維翰以孔英

龜晉高祖天福三年崔稅權知其為舉時有進士孔英者  
 行醜而才薄宰相桑維翰素知其為人深惡之及稅將  
 鑾院禮辭于維翰維翰性語簡止謂稅曰孔英來也蓋  
 慮稅誤放英故言其姓名以扼之也稅性純直不復稟



覆因默記之時英又自稱是宣尼之後每凌轢于方寸  
場悅不得已遂放英登第榜出人皆誼笑維翰聞之舉  
手自抑其口者八年高祖詔太常復文武二舞詳定正  
數四蓋悔言也

冬朝會禮及樂章自唐末之亂禮樂制度亡失已久稅

與御史中丞竇貞固刑部侍郎呂琦禮部侍郎張允等

草定之其年冬至高祖會朝崇元殿廷設宮縣二舞在

北登歌在上文舞郎八佾六十有四人冠進賢黃紗袍

白中單白練襪襠白布大口袴革帶履左執籥右秉翟

執纛引者二人武舞郎八佾六十有四人服平巾幘緋

絲布大袖綉襠甲金飾白練襪錦騰蛇起梁帶豹文大

口袴烏靴左執干右執戚執旌引者二人加鼓吹十二

按負以熊豹以象百獸率舞按設羽葆鼓一大鼓一金

錚一歌籥笳各二人五代會要晉天福五年七月詳定

禮節樂章二舞行列等事宜差太常卿崔悅御史中丞

竇貞固刑部侍郎呂琦禮部侍郎張允與太常寺官一

一詳定今檢討典經具述制度按禮云天子以德為車

以樂為御大樂與天地同和又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

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書云夫樂在耳曰聲在日曰容聲

應乎耳可以聽知容藏于心難以貌覩故聖人假於羽

旄以表其容發揚蹈厲以見其意聲容相合則大樂備

矣又按義鏡問鼓吹十二按合於何所答曰周禮鼓人

掌六鼓四金漢朝乃有黃門鼓吹崔豹古今注云因張  
騫使西域得摩訶兜勒一曲李延年增之分為二十八  
曲梁置鼓吹清商令二人唐又有搖鼓金鉦大鼓長鳴  
歌籥笳笛合為鼓吹十二案大寧會則設於懸外此乃  
是設二舞及鼓吹十二案之內也今議一從令式排列  
教習文舞郎六十四人分為八佾佾八人左手執籥禮  
云韋籥伊耆氏之樂也周禮有籥師教國子爾雅曰籥  
如笛三孔而短大者七孔謂之產歷代以來文舞所用



凡用籥六十有四右手執翟周禮所謂羽舞也書曰舞  
干羽于兩階翟山雉也以雉羽分析連攢而為之二人  
執纛前引數於舞人之外文舞冠進賢冠服黃紗袍白  
紗中單卑領標白練襪襠白布大口袴革帶烏皮履白  
布鞵武舞郎六十四人分爲八佾左手執干干楯也今  
之旁牌所以翳身也其色赤中畫獸形故謂之朱干周  
禮所謂兵舞取其武象用楯六有四面引旌似旗而小  
也上飾以玉故謂之玉戚二人執旌前引旌似旗而小  
絳色畫升龍二人執鼓如大鈴仰而振之金錡二每錡  
其三日金鐸以通鼓形如大鈴仰而振之金錡二每錡  
鼓鑄銅爲之其形圓若確頭上大小高三尺六寸有  
六分圍二尺四寸上有伏虎之形旁有耳獸形銜環二  
人執鏡以次之周禮四金之奏其二曰金鏡以止鼓如  
鈴無舌搖柄以鳴之二人執相在左禮云理亂以相狀  
如小鼓用皮爲表實之以糠拊之以漆節樂二大圍長  
五尺六寸以殺皮鞞之旁有二紐髹畫賓辭而出以器  
策地明行不失節武舞人服弁平巾幘金支緋絲布大  
袖緋絲襪襠甲金飾白練襪襠錦騰蛇起梁帶豹文口

布袴烏皮鞞工二十數在舞人之外武弁朱鞞帶烏皮  
履白練襪襠白布鞵殿廷加鼓吹十二案義鏡云常設  
氈案以氈爲牀也今請製大牀十二牀容九人眠作歌  
樂其牀爲熊羆虎豹騰倚之狀以承之象百獸率舞之  
意分置於建鼓之外各三案每案羽葆鼓一大鼓一金  
錡一歌二人簫二人各十二案樂工一百有八人舞一百  
三十有二人取年十五已上弱冠以下容止端正者充  
其歌曲名號樂章詞句請中書條奏差官脩撰從之  
王公上壽天子舉爵奏元同三舉登歌奏文同舉食文  
舞舞昭德武舞舞成功之曲五代會要晉天福四年十  
公上壽皇帝舉酒奏元同之樂飲訖殿中監虛爵羣臣  
就坐再拜受酒皇帝三獻皆奏元同樂上舉食文舞奏  
昭德之舞武舞奏成功之舞三飲訖虛爵復於坵侍中  
奏禮畢羣臣再拜奏大同舞賓之鍾皇帝降坐百寮旅  
退其月又奏宮懸歌舞未全請禮畢高祖大悅賜稅金  
雜用九部雅樂教坊法曲從之禮畢高祖大悅賜稅金  
帛羣臣左右覩者皆嗟嘆之然禮樂廢久而制作簡繆



又繼以龜茲部霓裳法曲參亂雅音其樂工舞郎多教坊伶人百工商賈州縣避役之人又無老師良工教習明年正旦復奏于廷而登歌發聲悲離煩慙如薤露虞殯之音舞者行列進退皆不應節聞者皆悲憤其年高祖崩五代史纂誤今案晉本紀天福七年六月高祖崩安得有八年詔復二舞之事此其一也又案本紀天福五年庚子十一月丙子冬至始用二舞至七年壬寅六月高祖崩今此傳乃云其年冬至至會朝殿廷設宮縣二舞明年高祖崩其說又與紀稅以風痺改太子賓不同此其二也此紀傳必有誤者客分司西京以卒開運二年太常少卿陶穀奏廢二舞五代會要晉開運三年八月月中書舍人陶穀奏臣前任太常少卿伏見本寺見管教坊二舞本戶州縣居民若不盡免差徭無緣投名鼓舞况正殿會朝已久停廢其見管人數等每有淪亡皆擬填補既不曾教習但虛免

差徭伏乞且議停廢勅樂工明年契丹滅晉耶律德光宜令教習舞郎權且停廢

入京師太常請備法駕奉迎樂工教習鹵簿鼓吹都人

聞者為之流涕焉五代史拜尚書左丞遷太常卿後以風痺改太子賓客分司西京卒年六

十八稅平生所著文章碑誄制詔甚多人有借本傳寫者則曰有前賢有來者奚用此為凡受託而作者必親札致之即焚其稿懼世人之假手也稅笑不至晒怒不致詈接新進後生未嘗無誨焉羣居公會端坐寡言嘗云非止致人愛憎且或干人祖禰之諱指命僕役亦用禮節盛暑祁寒不使冒犯嘗自話于知友云某少時夢二人前引行路一人計地里日一舍矣可以止一人曰此君當更進三十有八里復行如所言二人皆止之俄而驚覺稅常識是夢以為定命之限故六十七請退明年果終焉兄榆有隱德好釋氏聞居滑州嘗欲訪人于白馬津北及臨岸嘆曰波勢洶湧如此安可濟乎乃止後徵拜左拾遺辭疾不赴

李懌京兆人也少好學頗工文辭唐末舉進士為秘書



省校書郎集賢校理唐亡事梁為監察御史累遷中書

舍人翰林學士梁亡責授懷州司馬遇赦量移稍遷衛

尉少卿五代史李憐京兆人也祖褒唐黔南觀察使父昭戶部尚書憐幼而能文進士擢第解褐為校

書郎集賢校理清河尉入梁歷監察御史右補闕殿中

侍御史起居舍人禮部員外郎知制誥換都官郎中賜

緋召入翰林為學士正拜舍人賜金紫仍舊內職莊宗

平汴洛責授懷州司馬遇赦量移孟州入為衛尉少卿

冊府元龜李憐為翰林學士末帝一日御廣壽殿召

憐及程遜崔拙和疑李崧舍人王延張昭遠李詳呂琦

等賜食帝曰俱掌王言何以分別內外李憐對曰王言

本舍人所掌祇自肅宗舉兵靈武後軍中逐急時令學

士草詞自後乃分職命將相由內羣臣由天成中復為

外其實一也食畢人賜馬一匹衣一襲

中書舍人翰林學士累遷尚書右丞承旨時右散騎常

侍張文寶知貢舉所放進士中書有覆落者乃請下學

士院作詩賦為貢舉格學士竇夢徵張礪等所作不工

五代史張礪字夢臣幼嗜學有文藻唐同光初擢進士

第尋拜左拾遺直史館會郭崇韜伐蜀奏請礪掌軍書

蜀平崇韜為魏王繼岌所誅時崇韜左右親信皆懼禍

奔逃唯礪詣魏王府第慟哭久之時人服其高義天成

初明宗知其名授翰林學士再丁父母憂服闋起復入

為學士歷禮部兵部員外郎知制誥充職未幾父之妾

卒初妾在世礪以久侍先人頗亦敬奉諸幼子亦以祖

母呼之及卒礪疑其事詢于同僚未有以對礪即托故

歸於滏陽閑居三年不行其服論情制宜識者韙之礪

為戎王翰林學士開運末與契丹居南松門之內軒轡

交織多繼燭接洽無厭倦色因密言曰此人用法如此

豈能久處京師及北去道路有觴酒豆肉必遺故客屬

僚死之日囊裝惟酒食器皿而已識者無不高之又

竇夢徵同州人少苦心為文登進士第歷校書郎自拾

遺召入翰林充學士梁貞明中加兩浙錢鏐元帥之命

夢徵以鏐無功於中原兵柄不宜虛授其言切直梁末

帝以觸時忌左授外任有頃復召為學士及莊宗入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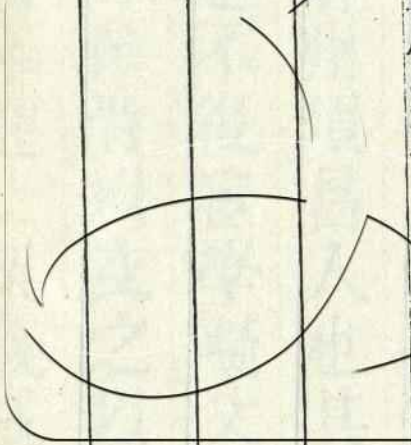
夢徵以例貶沂州居嘗感梁末帝舊恩因為祭故君文



云嗚呼四海九州天迴眷命一女二夫人之不幸當革  
 故以鼎新苦金銷而火盛必然之理夫何足競云秉筆  
 者皆許之尋量移宿州天成初遷中書舍人復入為翰  
 林學士工部侍郎卒贈禮部尚書夢徵隨計之秋文稱  
 甚高尤長於賤啟編為十卷目曰東堂集行於世時兩浙  
 堂閒話朱梁翰林竇學士夢徵以文學稱于世時兩浙  
 錢尚父有元帥之命竇以錢公無功于本朝僻在一方  
 坐邀渥澤不稱是命乃抱麻哭於朝翌日竇謫掾于東  
 州及失意被譴嘗鬱鬱不樂曾夢有人謂曰君無自苦  
 不久當復故職然將來慎勿為丞相苟有是命當萬計  
 避之其後竇復居禁職有頃遷工部侍郎竇忽憶夢乃  
 中所言深惡其事然已受命不能遜避未幾果卒乃  
 命懌為之懌笑曰予少舉進士登科蓋偶然耳後生可  
 畏來者未可量假令予復就禮部試未必不落第安能  
 與英俊為准格聞者多其知體後遷刑部尚書分司洛  
 陽卒年七十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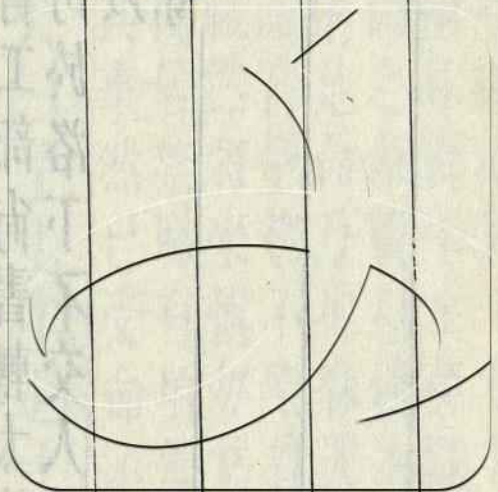
五代史天成初復拜中書舍人充翰林學士在職轉戶部侍郎右丞充承旨時

常侍張文寶知貢舉中書奏落進士數人仍請詔翰林  
 學士院作一詩一賦下禮部為舉人格樣學士竇夢徵  
 張礪輩撰格詩格賦各一部中書宰相未以為允夢徵  
 等請懌為之懌笑而答曰李懌識字有數頃歲因人偶  
 得及第敢與後生髦俊為之標格假令今却稱進士就  
 春官求試落第必矣格賦詩不敢應詔君子多其識  
 大體天福中自工部尚書轉太常卿歷禮部刑部二尚  
 書以多病畱司於洛下不交人事開運末遇契丹入洛  
 家事罄空尋以疾卒年七十餘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五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六

廬陵歐陽脩撰

徐無黨原注

南昌彭元瑞注

劉鳳誥排次

雜傳第四十四

和凝字成績鄆州須昌人也其九世祖逢堯為唐監察御史其後世遂不復宦學凝父矩性嗜酒不拘小節然獨好禮文士每傾貲以交之以故凝得與之遊而凝幼聰敏形神秀發舉進士梁義成軍節度使賀瓌辟為從事瓌與唐莊宗戰于胡柳瓌戰敗脫身走獨凝隨之反顧見凝揮之使去凝曰大丈夫當為知己死吾恨未得



死所爾豈可去也已而一騎追瓌幾及凝叱之不止即引弓射殺之瓌由此得免瓌歸戒其諸子曰和生志義

之士也後必富貴爾其謹事之因妻之以女五代史和凝字成績

汝陽須昌人也九代祖逢堯唐高宗時為監察御史自逢堯之下仕皆不顯會祖敞祖濡皆以凝貴累贈太師

父矩贈尚書令矩性嗜酒不拘禮節雖素不知書見士未嘗有慢色必整家財以延接凝幼而聰敏姿狀秀拔

神彩射人少好學書一覽者成達其大義年十七舉明經至京師忽夢人以五色筆一束與之謂曰子有如此

才何不舉進士自是才思敏瞻十九登進士第滑帥賀瓌知其名辟真幕下凝善射時瓌與唐莊宗相拒於河

上戰胡柳陂瓌軍敗而北唯凝隨之瓌顧曰子勿相隨當自努力凝泣而對曰丈夫受人知有難不報非素志

也但恨未有死所旋有一騎士來逐瓌凝叱之不止遂引弓以射應弦而斃瓌獲免既而謂諸子曰昨非和公

無以至此和公文武全才而有志氣後必享重位爾宜謹事之遂以女妻之由是聲望益隆

天成中

拜殿中侍御史累遷主客員外郎知制誥翰林學士知

貢舉是時進士多浮薄喜為誼譁以動主司主司每放

榜則圍之以棘閉省門絕人出入以為常凝徹棘開門

而士皆肅然無譁五代會要長興四年二月十六日禮部貢院奏今後試舉人日請令皇城

司公幹人於省門外聽察呼稱屈及知貢院有倖門者引赴皇城司勘問如是酌實虛妄請嚴加科斷兼今

年放榜後及第人畢便綴行五鳳樓前列行舞蹈謝恩訖赴國學謝先師然後與知貢舉相識期集祇候勅命

兼過堂及過樞密院又舊例侵晨張榜後知貢院官及考試官已下便出請今年張榜後知貢舉官并考試官

至晚未奉勅宜令勅下後於朝堂謝恩即赴國學其試舉人日宜令御史臺差人聽其放榜日知貢舉官送出

自此永為定制及第舉人過樞密院宜不施行又長興四年二月十六日禮部貢院奏新立條件如後一九

經五經明經呈帖由之時試官書通不後有不及格者唱落後請置筆硯將所納帖由分明却令自閱或是試



官錯書通不當予改正如懷疑者便許請本經當面檢對如實是錯即便于帖由上書名而退一五科常年放榜出多稱屈塞今年並明書所對經書墨義云第幾道不通第幾道粗第幾道通任將本經書疏昭証如考試官去雷不當許將狀陳訴再加考校如合黜落妄有披述當行嚴斷一今年舉人有抱屈落第者許將狀披訴於貢院官與重試如貢院不理即詣御史臺論訴請自試舉人日令御史臺差人受舉人訴屈文狀并引本身勘問所論事件或知貢舉之官及考試之官已下敢有受貨賂升擢親朋屈抑藝能陰從請託及不依格去雷一事有違請行朝典一懷挾書策舊例禁止請自今後入省門搜得文書者不計多少准例扶出殿將來兩舉一遙口受人迴換試處及義題帖書時諸般相救准例扶出請殿將來兩舉一藝業未精准格落下恥見同人妄扇屈聲擬為將來基址及他人帖對過場數多者便生誣玷或羅織毆罵者並當收禁牒送御史臺請賜勘鞫如知貢舉及考試官事涉私狗屈塞藝士請行朝典若虛妄者嚴行科斷牒送本道重處色役仍永不得入舉場同保人亦連坐各殿三舉奉勅宜依

所取皆一時之秀稱為得人

五代史後

歷鄆鄧洋三府從事唐天成中入拜殿中侍御史歷禮部刑部二員外改主客員外郎知制誥尋詔入翰林充學士轉主客郎中充職兼權知貢舉院舊例放勝之日設棘於門及閉院門以防下第不逞者疑令撤棘啟門是日寂無喧者所收多才名之士時議以為得人晉明宗益加器重遷中書舍人工部侍郎皆充學士初拜端明殿學士通鑑以翰林學士禮部侍郎和凝為耀州團練推官襄邑張頴致書于凝以為切近之職為天子耳目宜知四方利病奈何拒絕賓客雖安身為便如負國何凝奇之薦於桑維翰未幾除左拾遺誼上言北狄有援立之功宜外敦信好內謹邊備不可自逸以啟戎心帝兼判度支為翰林學士承旨晉高祖數召之深然之

問以時事凝所對皆稱旨天福五年拜中書侍郎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玉壺清話李瀚及第於和凝相勝下後

適當批詔次日於玉堂輒開和相舊閣悉取圖書器玩雷一詩於榻携之盡去云座主登庸歸鳳閣門生批詔



立鰲頭玉堂舊閣多珍玩可作西齋潤筆不歸田錄  
故老能言五代時事者云馮相道和相疑同在中書一  
日和問馮曰公靴新買其直幾何馮舉左足示和曰九  
百和性福急遽回顧小吏云吾靴何得用一千八百因  
詬責久之馮徐舉其右足曰此亦九百於是闕堂大笑  
時謂宰相如此何以鎮服百僚清異錄和魯公慷慨  
厚德每滑稽則哄堂大笑時博士楊永符能草聖有省  
郎聞魯公笑聲戲謂楊曰丞相歡笑永符曰子忝事  
筆墨方揮掃之際高祖將幸鄴而襄州安從進反迹已  
亦謂太博手怒耶見疑曰陛下幸鄴從進必因此時反則將奈何高祖曰  
卿將何以待之疑曰先人者所以奪人也請為宣勅十  
餘通授之鄭王有急則命將擊之高祖以為然是時鄭  
王為開封尹畱不從幸乃授以宣勅高祖至鄴從進果  
反鄭王即宣勅命騎將李建崇焦繼勳等討之從進

謂高祖方幸鄴不意晉兵之速也行至花山遇建崇等

兵以為神遂敗走五代史晉有天下拜端明殿學士兼判度支轉戶部侍郎會廢端明之職

復入翰林充承旨晉祖每召問以時事言皆稱旨五年

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六年秋晉高祖將幸鄴都時襄州

安從進反狀已彰疑乃奏曰車駕離闕安從進或有悖

逆何以待之晉高祖曰卿意如何疑曰以臣料之先人

有奪人之心臨事即不及也欲預出宣勅十數道密付

開封尹鄭王令有緩急即旋填將校姓名令領兵擊之

晉高祖從之及聞唐鄧奏報鄭王如所勅遣騎將李建

崇監軍焦繼勳等領兵討焉相遇於湖陽從進出於不

意甚訝其神速以至出帝即位加右僕射五代會要於敗由疑之力也和疑新除右僕射入朝就列  
儀注責得臺史喬得威狀稱新除僕射正衙朝謝後次  
日中丞率三院御史到僕射廳公參舊例除拜御史大  
參趨朝時不序班入在中丞之前兼舊例除拜御史大  
夫趨朝退出在兩省之前僕射出在大夫之前近年已  
來入朝祇在中丞之前朝退僕射出却在兩省之後銀







籛金二集不行於世疑在政府避議論諱其名又欲後  
人知故于遊藝集序述之此疑之意也予在秀州其曾  
孫和惇家藏諸公舊物未有印記甚完然性樂善好稱道後進之士唐

故事知貢舉者所放進士以已及第時名次為重疑舉  
進士及第時第五後知貢舉選范質為第五後質位至  
宰相封魯國公官至太子太傅皆與凝同當時以為榮

石林燕語唐末禮部知貢舉有得程文優者即以已登  
第時名次處之不以甲乙為高下也謂之傳衣鉢和凝  
登第名在十三後得范魯公質遂處以十三其後范登  
相位官至太子太傅封國于魯與凝皆同世以為異也  
灑水燕談錄和魯公凝梁貞明三年薛廷珪下第十  
三人及第後唐長興四年知貢舉獨愛范魯公質程文  
語范曰君文合在第一輒屈居第十三人用傳老夫衣  
鉢時以為榮其後相繼為相當時有贈詩者曰從此廟  
堂添故事登庸衣鉢盡相傳容齋四筆晉相和凝以  
唐長興四年知貢舉取范質為第十三人唐故事知貢

舉者所放進士以已及第時名次為重謂之傳衣鉢蓋  
疑在梁正明中居此級故以處質云云它日當如我後  
皆至宰相封魯國公官至太子太傅當時以為榮疑壽  
至五十八質止五十四三朝史質本傳亦書之而非也  
梁溪  
代史和凝傳誤為第五以登科記考之而非也  
漫志唐世極重座主門生之禮雖當五代衰亂典章墮  
壞之餘然故事相仍此禮猶不敢廢在唐知舉所放進  
士以已及第時名次為重和凝舉進士及第時第五其  
後知舉選范  
質為第五

趙瑩字元暉華州華陰人也為人純厚美風儀事梁將  
康延孝為從事晉高祖為保義節度使以瑩掌書記自  
是徙鎮嘗以瑩從高祖將起兵太原以問諸將吏將吏  
或贊成之瑩獨懼形於色勸高祖母反高祖雖不用其  
言心甚愛之高祖即位拜翰林學士承旨戶部侍郎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累拜中書令出為晉昌軍節度使開

封尹五代史趙瑩字元輝華陰人也曾祖溥江陵縣丞

祖孺秘書正字父居晦為農瑩風儀美秀性復純

謹梁龍德中始解褐為康延孝從事後唐同光中延孝

鎮陝州會莊宗伐蜀命延孝為騎將將行留瑩監修金

天神祠功既集忽夢神召於前亭待以優禮謂瑩曰公

富有前程所宜自愛因遺一劍一笏覺而駭異明宗即

位以高祖為陝府兩使留後瑩時在郡以前官謁之一

見如舊相識即奏署管記高祖歷諸鎮皆從之累使闕

下官至御史大夫賜金紫高祖再鎮并州位至節度判

官高祖建號授瑩翰林學士承旨金紫光祿大夫戶部

侍郎知太原府事尋遷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監修國史

車駕入洛使持聘謝契丹及還加光祿大夫兼吏部尚

書判戶部初瑩為從事丁母憂高祖不許歸華下以麤

縗隨幕人或短之及入相以敦讓汲引為務監修國史

日以唐代故事殘缺署能者居職纂補實錄及修正史

二百卷行於時瑩首有力焉少帝嗣位拜守中書令明

年檢校太尉本官出為晉昌軍節度使是時天下大蝗

境內捕蝗者獲蝗一斗給粟一斗使饑者獲濟遠近嘉

之未幾移鎮華州歲餘入為開封尹北夢瑣言石晉

朝趙令公家庭有穠棗樹婆娑異常四遠俱見有望氣

者詣其鄰里問人云此家合有登宰輔者里叟曰無之

趙令公先德小字相之兒得非此應乎術士曰王氣方

盛不在身當及子孫爾後中令由太原是時出帝童昏

判官大拜出將入相則前言果效矣

馮玉李彥韜等用事與桑維翰爭權乃其譖去之以瑩

柔而易制故復引以為相契丹滅晉瑩從出帝北徙虜

中瑩事兀欲為太子太保周太祖時與契丹通好遣尙

書左丞田敏使于契丹遇瑩于幽州瑩見敏悲不自勝

瑩子易則易從當其徙而北也與易從俱而易則留事

漢官至刑部郎中後瑩病將卒告于契丹願以屍還中

國契丹許之及卒遣易從護其喪南歸太祖憐之贈瑩



太傅葬于華陰

五代史開運末馮玉李彥韜用事以桑維翰才望素重而瑩柔而可制因共稱

之乃出維翰復瑩相位加宏文館大學士及李崧馮玉議出兵應接趙延壽而以杜重威為都督部署瑩私謂馮李曰杜中令國之懿親所求未愜心恒怏怏安可更與兵權若有事邊陲只李守貞將之可也及契丹陷京城契丹王代立授瑩太子太保周廣順初遣尚書左丞田敏報命於契丹遇瑩於幽州瑩得見華人悲悵不已謂敏曰老身漂零寄於此近聞室家喪逝弱子無恙蒙中朝皇帝倍加存恤東京舊第本屬公家亦聞優恩特給善價老夫至死無以報效於是南望稽首涕泗橫流先是漢高祖以入蕃將相第宅徧賜隨駕大臣故以瑩第賜周太祖太祖時為樞密副使召瑩子前刑部郎中易則告之曰所賜第除素屬版籍外如有別契券為已所置者可歸本直即以千餘緡遺易則易則惶恐辭讓周太祖堅與之方受故瑩言及之未幾瑩卒於幽州時年六十七瑩初被疾遣人祈告於契丹主願歸骨於南朝使羈魂幸復鄉里契丹主憫而許之及卒遣其子易從家人數輩護喪而還仍遣大將送至京師周太祖感

歎久之詔贈太傅仍賜其子絹五百疋以備喪事令歸葬於華陰故里

馮玉字璟臣定州人也少舉進士不中馮贇為河東節

度使辟為推官入拜監察御史累遷禮部郎中為鹽鐵

判官晉出帝納玉姊為后玉以后戚知制誥拜中書舍

人玉不知書而與殷鵬五代史殷鵬字大舉大名人也

士第唐閔帝之鎮魏州聞其名辟為從事及即位命為右拾遺歷左補闕考功員外郎充史館修撰遷刑部郎

中鵬姿顏若婦人而性巧媚天福中擢拜中書舍人與馮玉同職玉本非代言之才所得除目多託鵬為之玉

嘗以姑息字問於人人則以辜負字教之玉乃然之當時以為笑端鵬之才比玉雖優其纖佞過之後玉出郡

借第以處之分祿食之及玉為樞密使擢為本院學士每有庶寮秉鞞謁玉故事宰臣以履見之鵬多在玉所

見客亦然有丞郎王易簡退而有言鵬銜之及契丹入汴有人獲玉與鵬有籤記事皆朝廷上列有不得志欲



左授者則易簡是其首焉玉既北行鵬亦尋以病卒同為舍人制誥常遣鵬代作

頃之玉出為潁州團練使拜端明殿學士戶部侍郎遷

樞密使五代史補馮玉嘗為樞密使有朝使馬承翰素有汗宜卸下鞍承翰應聲曰明公姓馮可謂死囚逢獄玉自以言失遽延而謝之中書侍郎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是時出帝重昏馮皇后用事軍國大

務一決於玉玉嘗有疾在告自刺史已上宰相不敢除

授以俟玉決玉除中書舍人盧價為工部侍郎桑維翰

以價資望淺為不可由是與維翰有隙維翰由此罷相

五代史馮玉少帝嗣位納馮后於中宮后即王之妹也玉既聯戚里恩寵彌厚俄自知制誥中書舍人出為潁州團練使遷端明殿學士戶部侍郎玉為相四方賄賂

等加右僕射軍國大政一以委之

積貲鉅萬契丹滅晉張彥澤先以兵入京師兵士爭先

入玉家其貲一夕而盡明日見彥澤猶詔笑自言願得

持晉玉璽獻契丹以冀恩獎彥澤不納五代史張彥澤陷京城軍士爭

奏其第家財巨萬一夕罄空翼日玉假蓋而出猶繞指以詔彥澤且請令引送玉璽於契丹主將利其復用

出帝之北玉從入契丹契丹以為太子太保周廣順三

年其子傑自契丹逃歸玉懼以憂卒五代史玉從少帝北遷契丹命為太

子少保至周太祖廣順二年傑自幽州不告父而亡歸玉懼譴責每以憂恚卒於蕃中

盧質字子微河南人也父望唐司勳郎中質幼聰慧善

屬文事唐為秘書郎丁母憂解職去後遊太原晉王以

為河東節度掌書記質與張承業等定議立莊宗為嗣



五代史盧質字子徵河南人也曾祖偲唐太原府祁縣尉累贈右僕射祖衍唐刑部侍郎太子賓客累贈太保父望唐尚書司勳郎中累贈太子少傅質幼聰慧善屬文年十六陝帥王重盈奏授芮城令能以色養又為同州澄城令從私便也秩滿改秘書郎丁母憂歸河南故里天祐三年北遊太原時李襲吉在武皇幕府以女妻之武皇憐其才承制授檢校兵部郎中充河東節度掌書記賜緋魚袋武皇厭伐其弟克寧握兵柄有嗣襲之望質與張承業等密謀同立莊宗為嗣有翊贊之功及莊宗四征質皆從行十六年轉節度判官檢校禮部尚書

莊宗將即位以質為大禮使拜行臺禮部尚書莊宗即位欲以質為相質性踈逸不欲任責因固辭不拜拜太原尹北京畱守遷戶部尚書翰林學士從平梁權判租庸遷兵部尚書後為學士承旨仍賜論思匡佐功臣天成元年拜匡國軍節度使三年拜兵部尚書判太常

卿事歷鎮河陽橫海

五代史十九年莊宗將即位命為大禮使累加至銀青光祿大夫

檢校右僕射二十年授行臺禮部尚書莊宗既登極欲相之質性踈逸不喜居高位固辭獲免尋以本官兼太原尹充北京畱守事未赴任改戶部尚書知制誥充翰林學士承旨同光元年冬從平大梁權判租庸事踰月駕都洛旋有詔權知汴州軍府事時孔謙握利權志在聚歛累移文於承旨配民放絲質堅論之雖不行時論賞之俄又改金紫光祿大夫兵部尚書知制誥翰林學士承旨仍賜論思匡佐功臣會覆試進士質以後從諫則聖為賦題以堯舜再湯傾心求過為韻舊例賦韻四平四仄質所出韻乃五平三仄由是大為識者所誚天成元年制授特進檢校司空同州節度使時宰相馮道以詩餞別其警句云視草北來唐學士擁旄西去漢將軍儒者榮之明年改賜耀忠匡定保節功臣就加檢校司徒三年入拜兵部尚書判太常卿事四年進封開國公長興二年授檢校太保河初梁已篡唐封哀帝為濟陽節度使未幾移鎮滄州

陰王既而耽殺之塗于曹州同光三年莊宗將議改葬



而曹太后崩乃止因其故瓏稍廣其封以時薦饗而已  
質乃建議立廟追諡諡曰昭宣光烈孝皇帝廟號景宗

天成四年八月戊申明宗御文明殿遣質奉册立廟于

曹州五代會要後唐天成三年十一月太常定舊少帝

為昭宣光烈孝皇帝廟號景宗博士呂朋龜奏謹

按禮經臣不誅君稱天以謚之是以本朝故事命太尉

率百寮奉諡册告天子園丘迴讀于靈前並在七日之

內諡册入陵若追尊定諡命太尉讀諡册于太廟藏册

于本廟伏以景宗皇帝頓負沉寃歲月深遠園陵已修

不祔於廟則景皇帝親在七廟之外今聖朝申寃追尊

定諡重新帝號須撰禮儀又禮云君不逾年不入宗廟

且漢之殤冲質君臣已成晉之惠懷愍俱負艱難皆不

列廟食止祀於園寢臣等竊詳故實欲請立景宗皇帝

廟于園所命使奉册書寶綬上諡于廟便奉太牢祀之

其四時委守令奉薦請下尚書省集三省官詳議施行

左散騎常侍蕭希甫等請依禮院所奏而議者以謂輝

勅宜令本州城內選地起廟曹州立廟

王不幸為賊臣所立而昭宗何皇后皆為梁所弑遂以

亡國而昭宣光烈非所宜稱且立廟稱宗而不入太廟

皆非是共以此非質大臣亦知其不可乃奏去廟號五代

會要天成四年五月中書門不奏先據太常寺定少帝

諡昭宣光烈孝皇帝廟號景宗生名為帝享乃承祧既

號景宗合入宗廟如不入廟難以言宗於理而論祧一

遠廟安少帝神主于太廟既昭穆序而宗祧正今或安

居別廟即請不言景宗但云昭宣光烈孝皇帝兼册文

內有基字是元宗廟諱雖尊常勅詔皆不迴避少帝是

繼世之孫不欲斥列聖之諱今改基為宗字從之按風

陳孔璋云尊卑有禮喪祭哀敬各有所終欲令言著而

可也事施而不犯禮云卒哭之後幸執木鐸狗于官日

捨也而諱新故謂不毀廟識

今昭宣册上去非典故也

世奏改册文非典故也

僕射權知河南府事五代史入為右僕射及秦王得罪

奉詔權知河南府事應順初遷檢

校太傅正拜河南尹後改太子少師五代會要長興

四年十一月新授尚書右僕射盧質奏臣忝除官合赴



省上若准舊例左右僕射上事儀注所費極多欲從權  
務簡祗取尚書丞郎上事例止集南省屬僚及兩省官  
送上亦不敢輒援往例有廢官中自量力排比  
兼不敢自臣墮廢舊規他時任行舊制從之  
廢帝反  
鳳翔愍帝發兵誅之竭帑藏以厚賞而兵至鳳翔皆叛  
降廢帝悉將而東事成許以重賞而軍士皆過望廢帝  
入立有司獻籍數甚少廢帝暴怒自諸鎮至刺史皆進  
錢帛助國用猶不足三司使王玫請率民財以佐用乃  
使質與玫等共議配率而貧富不均怨訟並起囚繫滿  
獄六七日聞所得不滿十萬廢帝患之乃命質等借民  
屋課五月由是民大咨怨晉高祖入立質以疾分司西  
京拜太子太保卒年七十六贈太子太師謚曰文忠五代

史清泰未復為右僕射高祖登極質以微恙分司洛宅  
少帝嗣位拜太子太保天福七年秋卒于洛陽年七十  
六累贈太子太師謚曰文忠子十一人唯第六子瓊仕  
至省郎餘歷州縣焉 五代會要文忠太子太保盧質  
謚漢乾祐元年九月其子尚書兵部員外  
郎盧瓊上章議謚故下太常議謚曰文忠

呂琦字輝山幽州安次人也父充為橫海軍節度判官  
節度使劉守文與其弟守光以兵相攻守文敗死其吏  
民立其子延祚而事之以充為謀主已而延祚又為守  
光所敗充見殺守光怒充并族其家琦年十五見執將  
就刑充故客趙玉給其監者曰此吾弟也監者信之縱  
琦去玉與琦得俱走琦足弱不能行玉負之而行逾數  
百里變姓名乞食於道以免五代史呂琦字輝山幽州  
安次人也祖壽瀛州景城



主簿父充滄州節度判官累至檢校右庶子劉守光攻陷滄州琦父充被擒族之琦時年十五為吏追攝將就戮焉有趙王者幽薊之義士也久遊於充之門下見琦臨危乃給謂監者曰此子某之同氣也幸無濫焉監者信之即引之俱去行一舍琦困於徒步以足病告玉琦負之而行踰數百里因變姓名乞食于路乃免其禍琦為人美風儀重節概少喪其家遊學汾晉之間唐莊宗鎮太原以為代州軍事推官後為橫海趙德鈞節度推官入為殿中侍御史明宗時為駕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河陽主藏吏盜所監物下軍巡獄吏尹訓納賂反其獄其冤家訴於朝下御史臺按驗得訓贓狀奏攝訓赴臺訓為安重誨所庇不與琦請不已訓懼自殺獄乃辨蒙活者甚眾

五代史年弱冠以家門遇禍邈無所依乃勵志勤學多遊於汾晉唐

天祐中莊宗方開霸府翹佇賢士墨制授琦代州軍事判官秩滿歸太原監軍使張承業重琦器量禮遇尤厚天成初拜琦殿中侍御史遷駕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會河陽帑吏竊財事發詔軍巡院鞠之時軍巡使尹訓怙勢納賂枉直相反俄有訴冤於闕下者詔琦按之既驗其姦乃上言請治尹訓沮而不行琦連奏不已訓知其不免自殺於家其獄遂明蒙活者甚眾自是朝廷多琦之公直

歲餘遷禮部郎中

史館修撰長興中廢帝失守河中罷居清化坊與琦同巷琦數往過之後廢帝入立待琦甚厚拜知制誥給事中樞密院直學士端明殿學士是時晉高祖鎮河東有貳志廢帝患之琦與李崧俱備顧問多所裨畫琦言太原之患必引契丹為助不如先事制之自明宗時王都反定州契丹遣禿餒煎刺等助都而為趙德鈞王晏球



所敗禿餒見殺薊刺等皆送京師其後契丹數遣使者求薊刺等其辭甚卑恭明宗輒斬其使者不報而東丹王又亡入中國契丹由此數欲求和琦因言方今之勢不如與契丹通和如漢故事歲給金帛妻之以女使疆藩大鎮顧外無所引援可弭其亂心崧以琦語語三司使張延朗延朗欣然曰苟能紓國患歲費縣官十數萬緡責吾取足可也因其建其事廢帝大喜他日以琦等語問樞密直學士薛文遇文遇大以爲非因誦戎昱社稷依明主安危託婦人之詩以誚琦等廢帝大怒急召崧琦等問和戎計如何琦等察帝色怒亟曰臣等爲國

計非與契丹求利於中國也帝卽發怒曰卿等佐朕欲致太平而若是耶朕一女尚幼欲弃之夷狄金帛所以養士而捍國也又輸以資虜可乎崧等惶恐拜謝拜無數琦足力乏不能拜而先止帝曰呂琦彊項肯以人主視我耶琦曰臣素病羸拜多而乏容臣少息頃之喘定奏曰陛下以臣等言非罪之可也屢拜何益帝意稍解曰勿拜賜酒一卮而遣之其議遂寢因遷琦御史中丞居數月復爲端明殿學士其後晉高祖起太原果引契丹爲助遂以亡唐琦仕晉爲秘書監累遷兵部侍郎天福八年卒趙玉仕至職方員外郎琦事之如父玉疾親



嘗藥扶持及卒為其家主辦喪葬王子文度幼孤琦教以學如已子後舉進士及第云琦有子餘慶端五代史高祖建

義於太原唐末帝幸懷州趙德鈞駐軍於團柏谷末帝以琦嘗在德鈞幕下因令資都統使官告以賜之且犒其軍焉及觀軍於北陞館于忻州會晉祖降下晉安寨遣使告於近郡琦適遇其使即斬之以聞尋率郡兵千人間道而歸高祖入洛亦弗之責止改授秘書監而已天福中預修唐書權掌選部皆有能名焉累遷禮部刑部戶部兵部侍郎階至金紫光祿大夫爵至開國子琦美丰儀有器概雖以剛直聞於時而內實仁恕初高祖謀求輔相時宰臣李崧力薦琦於高祖云可大用高祖數召琦于便殿言及當世事甚奇之方將倚以為相忽遇疾而逝人皆惜之

薛融汾州平遙人也少以儒學知名唐明宗時為右補

闕直宏文館五代史薛融汾州平遙人性純和以儒學為業初從雲州帥李存璋為幕職唐莊宗

平河南歷鄆徐二鎮從事明宗初授華州節度判官長興四年入為右補闕直宏文館晉高祖鎮

太原融為觀察判官高祖徙鄆欲據太原拒命延見賓佐問以可否而坐中或贊成之或恐懼不敢言融獨從

容對曰融本儒生爾軍旅之事未嘗學也進退存亡之理豈易言哉高祖不之責也五代史歲餘改河東觀察判官會高祖鎮太原遂居

於幕府清泰末高祖將舉義延賓席而歷問之次及融對曰融本儒生祇會讀三五卷書至於軍旅之事進退存亡之機未之高祖入立拜吏部郎中兼侍御史知雜學也座中聳然

事累拜左諫議大夫遷中書舍人融曰文辭非臣所長也遂辭不拜時詔修洛陽大內融上疏切諫高祖褒納

其言詔罷其役遷御史中丞改尚書右丞分司西京卒



年六十

五代史及登極遷尚書吏部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天福二年自左諫議大夫遷中書舍人自

以文學非優不敢拜命復為諫議時詔修西京大內融以鄴下用兵國用不足上疏復罷之優詔嘉許俄轉御史中丞秩滿改尚書右丞分司西

都天福六年以疾卒年六十餘何澤廣州人也父鼎唐末為容管經略使澤少好學長

於歌詩舉進士為洛陽令唐莊宗好畋獵數踐民田澤

乃潛身伏草間伺莊宗當馬諫曰陛下未能一天下以

休兵而暴斂疲民以給軍食今田將熟奈何恣畋游以

害多稼使民何以出租賦吏何以督民耕陛下不聽臣

言願賜臣死於馬前使後世知陛下之過莊宗大笑為

之止獵拜倉部郎中

册府元龜晉何澤仕後唐為洛陽令莊宗出獵屢踐民田澤屏其從

者伏於叢薄中截馬諫曰陛下急徵暴斂民不堪命今稼穡將登而縱騎耗暴如是使官吏何以求理集其征賦臣請賜死于此以悟陛下明宗時數上書言事明宗慰而遣之尋遷倉部郎中

宗幸汴州又欲幸鄴而人情不便大臣屢言不聽澤伏

閣切諫明宗嘉之拜吏部郎中史館修撰

册府元龜明宗天成三年

駕在汴水欲幸鄴人情不願執政近侍進言未從澤因伏閣切諫竟罷其行明宗心賞之乃拜吏部侍郎澤

外雖直言而內實邪佞嘗於內殿起居班退獨留以笏

叩額北望而呼曰明主明主聞者皆哂之五代之際民

苦於兵往往因親疾以割股或既喪而割乳廬墓以規

免州縣賦役戶部歲給蠲符不可勝數而課州縣出紙

號為蠲紙澤上書言其敝明宗下詔悉廢戶部蠲紙

五代



會要後唐天成二年閏八月廢戶部蠲紙澤與宰相趙鳳有舊數私於鳳求為給諫鳳薄其為人以為太常少卿勅未出而澤先知之即稱新官上章自訴章下中書鳳等言澤未拜命而稱新官輕侮朝廷請坐以法乃以太僕少卿致仕居于河陽澤時年已七十尚希仕進即遣婢宜子詣甌上章言事請立秦王為皇太子秦王素驕多不軌遂成其禍由澤而始晉高祖入立召為太常少卿以疾卒于家王權字秀山太原人也唐左僕射起之曾孫父堯官至右司郎中權舉進士為右補闕唐亡事梁為職方員外郎知制誥翰林學士累遷御史中丞唐莊宗滅梁貶權

隨州司馬起為右庶子累遷戶部尚書晉高祖時為兵

部尚書五代史王權字秀山太原人積世衣冠曾祖起官至左僕射山南西道節度使册贈太尉諡曰

文懿唐史有傳祖龜浙東觀察使父堯右司員外郎權舉進士解褐授秘書省校書郎集賢校理歷左拾遺右

補闕梁祖革命御史司憲崔沂表為侍御史遷兼職方員外郎知雜事歲餘召入翰林為學士在院加戶部郎

中知制誥歷左諫議大夫給事中充集賢殿學士判院事俄拜御史中丞唐莊宗平梁以例出為隨州司馬會

赦量移許州月餘入為右庶子遷戶兵吏三侍郎尚書左丞禮部尚書判銓清泰中權知貢舉改戶部尚書華

資美級罕不由之高是時高祖以父事契丹權當奉使祖登極轉兵部尚書

歎曰我雖不才安能稽顙於穹廬乎因辭不行坐是停

任踰年以太子少傅致仕卒年七十八贈左僕射五代史天

福中命權使於契丹權以前世累為將相未嘗有奉使而稱陪臣者謂人曰我雖不才年已耄矣豈能遠使於



契丹乎違詔得罪亦所甘心由是停任先是宰相馮道使於契丹纔回權亦自鳳翔冊禮使回故責詞畧曰若以道路迢遙即鸞閣之臺臣亦往若以筋骸衰減即鳳翔之冊使纔回既贖憲章須從殿黜云其實權不欲臣事契丹故堅辭之非避事以違命也踰歲授太子少傅致仕六年秋以疾卒年七十八贈左僕射

史圭常山石邑人也為人明敏好學為晉寧樂壽縣令

有善政縣人立碑以頌之郭從韜鎮成德辟為從事五代

史史圭常山人也其先與王武俊來於塞外因家石邑高祖曾歷鎮陽牙校父鈞假安平九門令圭好學工詩長于吏道唐光化中歷阜城饒陽尉改房子寧晉元氏樂壽博陵五邑令為寧晉日擅給驛廩以貨饑民民甚感之及為樂壽令里人為之立碑同光中任團為真定尹擢為本府司錄不應命郭崇韜領其地辟為從事及明宗代崇韜以舊職縻之明宗時為尚書郎安重誨為樞密使薦圭直學士故事直學士職雖清而承領文書參掌庶務與

判官無異重誨素不知書倚圭以備顧問始白許圭升

殿侍立樞密直學士升殿自主始改尚書右丞判吏部

銓事重誨敗死圭出為貝州刺史罷歸常山閉門絕人

事出入閭里乘輜駟車五代史明宗即位入為文昌正

事尊命為樞密院直學士時圭以受知於重誨重誨奏令圭與同列閭至俱昇殿侍立以備顧問明宗可之尋自左諫議大夫拜尚書右丞有入相之望圭敏於吏事重誨本不知書為事剛愎每於明宗前可否重務圭恬然終日不能剖正其事長與中重誨既誅圭出為貝州刺史未幾罷免退歸常山由是閉門杜絕人事雖親戚故人造者不見其面每遊別墅則乘婦人氈車以自蔽匿人莫知其心晉高祖立召拜刑

部侍郎鹽鐵副使遷吏部侍郎分知銓事有能名以疾

罷卒于常山五代史高祖登極徵為刑部侍郎判鹽鐵副使皆宰臣馮道之奏請也始圭在明宗



時為右丞權判銓事道在中書嘗以堂判衡銓司所注官圭怒力爭之道亦微有不足之色至是圭首為道所舉方愧其度量遠不及也旋改吏部侍郎分知銓事而圭素厲廉守節大著公平之譽圭前為河南少尹日有嵩山術士遺圭石藥如斗謂圭曰服之可以延壽然不可中輟輟則疾作矣圭後服之神爽力健深寶惜焉清泰末圭在常山遇秘瓊之亂時貯於衣笥為賊所劫後不復得天福中疾生胸臆之間常如火灼圭知不濟求歸鄉里詔許之及涉河竟為藥氣所蒸卒於路歸葬石邑時年六十八

龍敏字欲訥幽州永清人也少仕州攝參軍劉守光亂

敏避之滄州遂客于梁久不調敏素善馮道道為唐莊

宗從事乃潛往依之監軍張承業謂道曰聞子有客可

與俱來道以敏見承業承業辟敏監軍巡官使掌奏記

五代史龍敏字欲訥幽州永清人少學為儒仕鄉里為假椽劉守光不道敏避地浮陽會戴思遠渡河而南乃

從之鄉人周知裕仕梁為裨將敏往依焉知裕屢薦不

調敏丐遊都邑累年唐莊宗定魏博敏聞故人馮道為

霸府記室乃客於河中歲歸太原館於馮道之莊宗即

家監軍使張承業即署敏為巡官典監軍奏記莊宗即

位召拜司門員外郎敏父盛式年七十餘而其王父年

九十餘皆在鄴敏乃求為興唐尹事祖父以孝聞丁母

憂去職趙在禮反逼敏起視事明宗即位禮鎮滄州

敏乃復得居喪服除累拜兵部侍郎馮贇留守北京辟

敏副留守贇入為樞密使敏拜吏部侍郎五代史莊宗平河洛徵為

司門員外郎以家貧乏養求為興唐少尹踰年丁母喪

退居鄴下會趙在禮據鄴城以敏鄉人強起令署事又

為亂軍所迫敏不敢拒明年在禮鎮浮陽敏復居喪制



耆舊晏盡歡馮贇為北京留守奏敏為副贇入掌樞機敏為吏部侍郎是時晉高祖起太原乞兵契丹唐廢帝在懷州趙德鈞父子有異志張敬達屯于晉安勢甚危急廢帝問計從臣敏曰晉所恃者契丹也東丹王失國之君今在京師若以兵送東丹自幽州而入西樓契丹且有內顧之憂何暇助晉晉失契丹大事去矣又謂李懿曰敏燕人也能知德鈞德鈞為將守城嬰塹篤勵健兒而已使其當大敵奮不顧身非其能也况有異志乎今聞駕前之馬猶有五千願得壯者千匹健兵千人與勇將郎萬金自平遙沿山冒虜中而趨官砦且戰且行得其半達則事濟矣懿為言之廢

帝廢帝莫能用然人皆壯其大言

五代史敏學術不甚長然外柔而內剛愛

決斷大計清泰末從唐末帝在懷州時趙德鈞父子有異圖晉安砦旦夕憂陷末帝計無從出問計於從臣敏奏曰臣有一計請以援兵從東丹王李贊華取幽州路趨西樓契丹主必有北顧之患末帝然之而不能又謂末帝親將李懿曰君連姻帝戚社稷之危不俟翹足安得默默苟全耶懿因籌德鈞必破蕃軍之狀敏曰僕燕人也諳趙德鈞之為人膽小謀拙所長者守城砦嬰壕塹篤勵健兒耳若見大敵奮不顧身摧堅陷陣必不能矣况名位震主姦以謀身乎僕有狂策不知濟否苟能必行亦救寨之一術也懿請言之曰如聞駕前馬僅有五千匹請於其間選擇壯馬精甲健夫千人僕願得與郎萬金二人由介休路出山夜冒敵騎循山入大砦干騎之內得其半濟則若無虞矣張敬達等幽閉不知朝廷援兵近遠若知大軍在團柏谷中雖鐵障亦可衝踏况敵騎乎末帝聞之曰龍敏之心極壯用之歷晉為晚矣人亦以為大言然其慷慨感激皆此類也

太常卿使于吳越是時使吳越者見吳越王皆下拜敏



獨揖之還遷工部侍郎乾祐元年瘍發于首卒贈右僕

射五代史晉祖受命敏以本官判戶部遷尚書左丞丁

先是朝臣將命必拜起於浙帥敏至抗揖而已識者多

之使還改工部尚書乾祐元年春疽發於背聞高祖晏

駕乃扶病於私第縞素而臨後旬日卒於

家時年六十三隱帝嗣位詔贈右僕射

射父憂服闋復本官俄移太常卿開運中奉命使吳越

先使還改工部尚書乾祐元年春疽發於背聞高祖晏

駕乃扶病於私第縞素而臨後旬日卒於

家時年六十三隱帝嗣位詔贈右僕射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六

廬陵歐陽脩撰

南昌彭元瑞注

雜傳第四十五

李崧深州饒陽人也崧幼聰敏能文章為鎮州參軍唐

魏王繼岌為興聖宮使領鎮州節度使以推官李蕘掌

書記崧謂掌事呂柔曰魏王皇子天下之望書奏之職

非蕘所當柔私使崧代為之以示盧質馮道道等皆以

為善乃以崧為興聖宮巡官拜協律郎

五代史李崧深州饒陽人父舜卿本州錄事參軍崧幼而聰敏十餘歲為文家人奇之弱冠本府署為參軍其父嘗謂宗人李鱗曰大醜生處

徐無黨原注

劉鳳誥排次



形奇氣異前途應不居徒勞之地賴吾兄誨激之大醜  
卽崧之小字也同光初魏王繼岌為興聖宮使兼領鎮  
州節鉞崧以參軍從事時推官李蕙掌書崧見其起草  
不工密謂掌事呂柔曰令公皇子天下瞻望至於尺牘  
往來章表論列稍須文理各宜李侍御起草未能盡善  
呂曰公試代為之呂得崧所作示盧質馮道皆稱之繇  
是擢為興聖宮巡官獨掌奏記  
莊宗入洛授太常寺協律郎

崧掌書記繼岌已破蜀劉皇后聽讒者言陰遣人之蜀  
教繼岌殺崇韜人情不安崧入見繼岌曰王何為作此  
危事誠不能容崇韜至洛誅之何晚今遠軍五千里不  
見咫尺之詔而殺大臣動搖人情是召亂也繼岌曰吾  
亦悔之奈何崧乃召書吏三四人登樓去梯夜以黃紙  
作詔書倒用都統印明旦告諭諸軍人心乃定  
五代史王師伐

蜀繼岌為都統以崧掌書記蜀平樞密使郭崇韜為官  
官誣搆繼岌遂殺崇韜父子外尚未知崧白繼岌曰王  
何為作此危事至於不容崇韜至洛誅之未晚今懸軍  
五千里無咫尺書詔便殺重臣非謀也繼岌曰吾亦悔  
之崧召書吏三四人登樓去梯取黃紙矯寫詔  
書倒使都統印發之翼日告諸軍軍情稍定 師還繼

岌死於道崧至京師任園判三司用崧為鹽鐵判官以  
內憂去職還鄉里服除范延光居鎮州辟崧掌書記延  
光為樞密使崧拜拾遺直樞密院累遷戶部侍郎端明  
殿學士長興中明宗春秋高秦王從榮多不法晉高祖  
為六軍副使懼禍及求出外藩是時契丹入雁門明宗  
選將以捍太原晉高祖欲之樞密使范延光趙延壽等  
議將久不決明宗怒甚責延壽等延壽等惶恐欲以康



義誠應選崧獨曰太原國之北門宜得重臣非石敬瑭不可也由是從崧議晉高祖深德之陰遣人謝崧曰為

浮屠者必合其尖蓋欲使崧始終成已事也五代史及自蜀還明

宗革命任園以宰相判三司用崧為鹽鐵推官賜緋丁

內艱歸鄉里服闋鎮帥范延光奏署掌書記延光為樞

密使拜拾遺直樞密院遷補闕起居郎尚書郎充職如

故長興未改翰林學士清泰初拜端明殿學士戶部侍

郎先是長興三年冬契丹入雲中朝廷欲命重將鎮太

原時晉祖為六軍副使以秦王從榮不軌懇求外任深

有北門之望而大臣以晉高祖方握兵柄難以議之一

日明宗怒其未奏范延光趙延壽等無對退歸本院共

議其事方欲以康義誠為之時崧最在下位聳立請曰

朝廷重兵多在北邊須以重臣為帥以某所見非石太

尉不可也會明宗令中使促之眾乃從其議翌日晉祖

既受太原之命使心腹達意於崧云壘浮圖須與合却

尖蓋感也其後晉高祖以兵入京師崧竄匿伊闕民家晉

高祖召為戶部侍郎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兼樞密使丁內艱起復高祖崩出帝即位以崧兼判三

司與馮玉對掌樞密是時晉兵敗契丹于陽城趙延壽

在幽州詐言思歸以誘晉兵崧等信之初漢高祖在晉

掌親軍為侍衛都指揮使與杜重威同制加平章事漢

高祖恥之怒不肯謝晉高祖遣和凝諭之乃謝其後漢

高祖出居太原重威代為侍衛使崧亦素稱重威之材

於是漢高祖以崧為排已深恨之崧又信延壽之詐以

為然卒以重威將大兵其後敗于中渡晉遂以亡契丹

耶律德光犯京師德光素聞延壽等稱崧為人及入京



師謂人曰吾破南朝得崧一人而已乃拜崧太子太師

契丹北還命崧以族俱行畱之鎮州其後麻答棄鎮州

崧與馮道等得還五代史及清泰未晉祖入洛崧與呂琦俱竄匿於伊闕民家旬日晉高祖

召為戶部侍郎判戶部諭月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與

桑維翰並兼樞密使維翰鎮相州未幾廢樞密院事歸

中書加尚書右僕射從幸鄴丁外艱恩制起復崧上章

數四懇辭其命優詔不允復上章不報崧不得已而視

事晉少帝嗣位復用桑維翰為樞密使命崧兼判三司

未幾代維翰為樞密使與馮玉對掌機密開運末崧玉

信契丹之詐經畧瀛鄭中渡之敗落其姦謀契丹入京

師趙延壽張礪素稱崧之才契丹主善遇之以崧為太

子太師充樞密使契丹主嘗謂左右曰我破南高祖素

朝祇得李崧一人而已從契丹北行畱於鎮州

不悅崧又為怨者譖之言崧為契丹所厚故崧遇漢權

臣常惕惕為謙謹莫敢有所忤初漢高祖入京師以崧

第賜蘇逢吉崧家遭亂多埋金寶逢吉悉有之而崧弟

嶼義與逢吉子弟同舍酒酣出怨言以為奪我第崧又

以宅券獻逢吉逢吉尤不喜漢法素嚴楊邠史宏肇多

濫刑法嶼僕葛延遇為嶼商賈多乾沒其貲嶼咎責之

延遇夜宿逢吉部曲李澄家以情告澄是時高祖將葬

睿陵河中李守貞反澄乃教延遇告變言崧與其甥王

凝謀因山陵放火焚京師又以蠟丸書通守貞逢吉遣  
人召崧至第從容告之崧知不免乃以幼女託逢吉逢  
吉送崧侍衛獄崧出乘馬從者去無一人崧恚曰自古  
豈有不死之人然亦豈有不亡之國乎乃自誣伏族誅



五代史高祖平汴洛乃以崧之居第賜蘇逢吉第中宿  
藏之物皆為逢吉所有其年秋鎮州逐麻答崧與馮道  
和凝十數人歸闕授太子太傅崧對朝之權右謙挹承  
顏未嘗忤旨嘗以宅券獻蘇逢吉不悅崧二弟嶼義酣  
酒無識與楊邠蘇逢吉子弟杯酒之間時言及奪我居  
第逢吉知之有部曲葛延遇者逋李嶼船傭擿之督  
其所負遇有同輩李澄亦事逢吉葛延遇夜寄宿於澄  
家以嶼見督情告遂一夕通謀告變逢吉覽狀示史宏  
肇其日逢吉遣吏召崧至第從容語及葛延遇告變之  
事崧以幼女為託逢吉遣吏送於侍衛獄既行崧恚曰  
自古未有不亡之國不死之人及為吏所鞠乃崧素與  
自誣伏罪舉家遇害少長悉尸於市人士冤之崧素與  
翰林學士徐台符相善後周太祖入立台符告宰相馮  
道請誅葛延遇道以延遇數經赦宥難之樞密使王峻  
聞之多台符有義乃奏誅延遇五代史崧與徐台符同  
學相善乾祐三年秋台  
符夢崧謂曰子之冤橫得請於帝矣及蘇史之誅並梟  
首於市當崧所誅之地未幾葛延遇李澄亦以戮死

厚德錄王文康公溥初周祖鎮蒲津召置幕府從征李  
守正王景崇得朝臣交結書周祖欲暴其事溥力請焚  
之後世宗嘗問漢相李崧蠟丸書結北虜有記其辭者  
否溥曰使崧有此肯以示人耶逢吉輩為之爾世宗遂  
優贈其官樂善錄陶穀性險惡好陷害人初自單州  
判官為晉相李崧收用遂得入閤及崧歸漢蘇逢吉有  
意害之穀乃迎意構成崧事遂及族誅其後穀死葬於  
昭覺寺墓門屢掩屢開寺僧復為築塞忽雷雨大作墓  
門洞開無一物矣張舜民聞而歎曰陶穀平生恃險自  
謂其頭必當戴貂蟬今髑髏亦無矣東軒筆錄陶穀  
自五代至國初文翰為一時之冠然其為人傾險狠媚  
自漢初始得用即致李崧赤族之禍由是縉紳莫不畏  
而忌

李鏐唐宗室子也其伯父陽事唐咸通閒為給事中五代

史李鏐唐宗屬也父洎韶州刺史伯父湯咸通中為給  
事中懿宗除乳母楚國夫人聳為夏州刺史湯封還制  
書詔曰朕少失所親若非楚國夫人鞠養則無朕此身  
雖非朝典望卿放下仍今後不得援以為例湯乃奉詔



其諒直 麟少舉進士累不中客河朔間自稱清海軍掌  
 書記謁定州王處直處直不為禮乃易其綠衣更為緋  
 衣謁常山李宏規宏規進之趙王王鎔鎔留為從事其  
 後張文禮弒鎔自立遣麟聘唐莊宗于太原麟為人利  
 口敢言乃陰為莊宗畫文禮可破之策後文禮敗莊宗  
 以麟為支使莊宗即位拜麟宗正卿以李瓊為少卿五代  
 史麟少舉進士累舉不第客遊河朔稱清海軍掌書記  
 謁定州王處直不見禮麟即脫綠被緋衣常山謁要人  
 李宏規以宗姓請兄事之由是得進趙王鎔辟為從事  
 鎔卒復為王德明賓客德明使麟聘於唐莊宗麟密疏  
 德明之罪且言可圖之狀莊宗嘉之及常山平以麟為  
 霸府支使嘗從容請於莊宗曰麟有四子請誅之莊宗  
 問其故對曰此輩生於常山稟勃亂之氣不可留也莊  
 宗笑而止同光初授宗正卿俄兼工部侍郎 冊府元

龜後唐莊宗同光二年二月南郊赦曰宗子維城本支  
 百代禮既行於配祖情敢忘於睦親應本朝皇親近屬  
 因緣偽梁亡遁遐遠並仰所在搜訪如非謬妄即獻祖  
 與奏聞到京委宗正寺大勘不虛並與量材敘錄獻祖  
 懿祖墓在趙州昭慶縣唐國初建麟瓊上言獻祖宣皇  
 帝建初陵懿祖光皇帝啓運陵請置臺令縣中無賴子  
 自稱宗子者百餘人宗正無譜謀莫能考按有民詣寺  
 自言世為丹陽竟陵臺令厚賂宗正吏麟瓊不復詳考  
 遂補為令民即持絳幡招置部曲侵奪民田百餘頃以  
 謂陵園墾地民訴於官不能決以聞莊宗下公卿博士  
 問故唐諸帝陵寢所在公卿博士言丹陽在今潤州而  
 竟陵非唐事麟不學無知不足以備九卿坐貶司農少



卿出為河中節度副使

五代史常山有唐啟運陵麟受富民李守恭賂署為陵臺令守

恭暴橫為長吏所訴按之以間麟左授司農少卿削金紫未幾出為河府副使明宗即位以麟

故人召還累遷戶部尚書麟意頗希大用嘗謂馮道趙

鳳曰唐家故事宗室皆為宰相今天祚中興宜按舊典

麟雖不才嘗事莊宗霸府識今天子於藩邸論才較業

何後眾人而久寘班行於諸君安乎道等惡其言後楊

溥謀者見麟言事麟謂安重誨曰楊溥欲歸國久矣若

朝廷遣使諭之可以召也重誨信之以玉帶與謀者使

為信久而無効由是貶麟兗州行軍司馬麟與廢帝有

舊愆帝時為兵部尚書奉使湖南聞廢帝立喜以謂必

用已為相還過荆南謂高從誨曰士固有否泰吾不為

時用久矣今新天子即位我將用矣乃就從誨求寶貨

入獻以為賀從誨與馬紅裝拂二猓獠皮一因為麟置

酒問其副使馬承翰今朝廷之臣孰有公輔之望承翰

曰尚書崔居儉左丞姚顛其次太常盧文紀也從誨笑

顧左右取進奏官報狀示麟顛與文紀皆拜平章事矣

麟慙失色還遂獻其皮拂廢帝終不用初李愚自太常

卿作相而盧文紀代之及文紀作相麟乃求為太常卿

及拜命中謝曰臣叨入相之資朝士傳以為笑麟事晉

累遷太子太保漢高祖即位拜麟司徒居數月卒年八



十八贈太傅五代史明宗即位歷兵部戶部侍郎工部

相之意從容謂時相曰唐祚中興宜惇敘宗室才高者

合居相位僕雖不才會事莊宗霸府見今上於藩邸時

家代重侯累相靖安李氏不在諸族之下論才較藝何

讓衆人久寘僕於朝行諸君安乎馮道趙鳳每怒其僭

有頃鑄因淮南細人言事乃謂樞密使安重誨曰偽吳

欲歸國久矣若朝延先遣使諭之則旋踵而至矣重誨

然之以玉帶與細人令往淮南為信久而不反由是出

鑄為兖州行軍司馬得代歸闕復為戶部尚書尋轉兵

部尚書有頃兼判太常卿事嘗權典選部銓綜失序物

論非之晉天福中守太子少保開運中遷太子太保高

祖至闕授守司徒數月而卒年八十八詔贈太傅又

李郁字文緯唐之宗屬也少歷宗寺官天成長與中累

遷為宗正卿性平允所歷無愛憎毀譽高祖登極授光

祿卿一日晝寢夢食巨棗覺而有疾謂其親友曰嘗聞

棗字重來呼魂之象也余神氣逼抑將

不免乎天福五年夏卒贈太子太保

賈緯鎮州獲鹿人也少舉進士不中州辟參軍唐天成

中范延光鎮成德辟趙州軍事判官遷石邑令五代史

定獲鹿人也少苦學為文唐末舉進士不第遇亂歸河

朔本府累署參軍邑宰唐天成中范延光鎮定州表授

趙州軍事判官 緯長於史學唐自武宗已後無實錄史

遷石邑縣令

官之職廢緯采次傳聞為曆年補錄六十五卷當唐之

末王室微弱諸侯強盛征伐擅出天下多事故緯所論

次多所闕誤而喪亂之際事迹粗存亦有補於史氏五代



至代宗已有紀傳德宗至文宗亦存實錄一卷餘皆闕  
 落臣今採訪遺文及耆舊傳說編成六十五卷目為唐  
 年補遺錄以備將來史館修述臣聞裴子野之修宋畧  
 爰在梁時姚思廉之纂陳書乃于唐世咸因喪墜是有  
 研尋皇帝陛下與日齊明固天縱聖華山歸馬宗文之  
 道已行虎殿延儒質疑之論斯啟一昨聿修綸誥精擇  
 史官以李氏受終想唐年遺事雖追名上號其制相沿  
 而創法定儀于文或異唐年遺事雖追名上號其制相沿  
 將輯亡書以修墜典臣久居職分深恥闕遺今錄淺聞  
 別陳短序伏冀特迴睿鑒俯念愚衷芸閣蓬山誠莫裨  
 於良直蹄涔掬土願少効於高深請下有司用資取證  
 上覽之嘉歎賜器皿幣帛於直齋書錄解題唐年補錄  
 六十五卷後晉起居郎史館修撰獲鹿賈緯撰以武宗  
 後無實錄故為此書終唐末其實補實錄之缺也雖論  
 次多缺誤而事迹麤存亦有補於史氏

晉天福中為太常博士非其好也

數求為史職改屯田員外郎起居郎史館修撰與修唐  
 書丁內艱服除知制誥累遷中書舍人諫議大夫給事

中復為修撰

五代史晉天福中入為監察御史太常博  
 士緯常以史才自負銳於編述不樂曲臺

之任乃陳情於相座又與監修國史趙瑩詩曰滿朝唯  
 我相秉柄無親讐三年司大董最切是編修史才不易  
 得勤勤處處求愚從年始立東觀思優游昔時人未許  
 今來虛白頭春臺與秋閣往往興歸愁信運北闕下不  
 繫如虛舟綿蕪非所好一日疑三秋何當適所願便如  
 昇瀛州未幾轉屯田員外郎改起居郎史館修撰又謂  
 瑩曰唐史一百三十卷止於代宗已下十餘朝未有正  
 史請與同職修之如何對曰臣每見史官輩言唐朝近百  
 年來無實錄既無根本安能編紀緯聞崧言頗怒面責  
 崧沮己崧曰與公鄉人理須相惜此事非細安敢輕言  
 緯與宰臣論說不已明年春勅修唐史緯在籍中月餘  
 丁內艱歸真定開運初服闋復起居郎修撰如故尋以  
 本官知制誥緯長於記注應用文筆未能過人而議論  
 剛強儕類不平之因目之為賈鐵嘴開運中累遷中書  
 舍人契丹入京師隨契丹至真定後與公卿還朝授左  
 諫議大夫緯以久次綸閣比望丞郎之拜及遷諫署缺  
 望彌甚蘇逢吉監修國史以緯頻投文字甚知之尋充



史館修撰 漢隱帝時詔與王仲實儼等同修晉高祖出

判館事 帝漢高祖實錄初桑維翰為相常惡緯為人待之甚薄

緯為桑維翰傳言維翰死有銀八千錠翰林學士徐台

符以為不可數以非緯緯不得已更為數千錠五代史

受詔與王仲實儼修漢高祖實錄緯以筆削為已任然

而褒貶之際憎愛任情晉相桑維翰執政日薄緯之為

人不甚見禮緯深銜之及叙維翰傳身沒之後有白金

入千錠他物稱是翰林學士徐台符緯邑人也與緯相

善謂緯曰竊聞吾友書桑魏公白金之數不亦多乎但

以十日所覩不可厚誣緯不得已改為白金數千錠

廣順元年實錄成緯求遷官不得由是怨望是時宰相

王峻監修國史緯書日歷多言當時大臣過失峻見之

怒曰賈給事子弟仕宦亦要門閣奈何歷詆當朝之士

使其子孫何以仕進言之高祖貶平盧軍行軍司馬五代

史纂誤今按王峻為相正周明年卒于青州五代史緯

太祖時今呼為高祖者誤也明年卒于青州以撰述之

勞每詣宰執懇祈遷轉遇內難不果太祖即位改給事

中判館如故先是實貞固奏請修晉朝實錄既竟亦望

陞擢貞固猶在相位乃上疏抗論除拜不平既而以所

撰日歷示監修王峻皆媒葉貞固及蘇禹珪之短歷詆

朝士之先達者峻惡之謂同列曰賈給事家有士子亦

要門閣無玷今滿朝並遭非毀教士子何以進身乃於

太祖前言之出為平盧軍行軍司馬時符彥卿鎮青州

以緯文士厚禮之緯妻以緯左遷駭惋傷離病畱於京

師緯書侯之曰勉醫藥來春與子同歸獲鹿廣順二年

春緯卒及訃至妻一慟而終果雙柩北歸聞者難之緯

有集三十卷日草堂集並所撰 唐年補錄六十五卷皆傳於世

段希堯河內人也晉高祖為河東節度使以希堯為判

官高祖軍屯忻州軍中有擁高祖呼萬歲者高祖惶惑



不知所為希堯勸高祖斬其亂首乃止高祖將舉兵于

太原與其賓佐謀希堯以為不可高祖雖不聽然重其

為人不知之責也高祖入立希堯比諸將吏恩澤最薄

史段希堯河內人也祖約定州戶掾贈太常少卿父昶

晉州神山縣令累贈太子少保希堯少有器局累歷州

縣唐天成中為衛州錄事參軍會晉高祖作鎮於鄴聞

其勤幹奏改洛州糾曹及晉祖鎮太原辟為從事清泰

中晉祖總戎於代北一日軍亂遽呼萬歲晉高祖惑之

希堯曰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遽請戮其亂首乃止

明年晉祖將舉義於太原召賓佐謀之希堯極言以拒

之晉祖以其純樸弗之咎也晉祖龍飛霸府舊僚皆至

授省郎唯希堯止久之稍遷諫議大夫使于吳越是時江

淮不通凡使吳越者皆泛海而多風波之患希堯過海

遭大風左右皆恐懼希堯曰吾平生不欺汝等恃吾可

無恐也已而風亦止歷萊懷棣三州刺史出帝時為吏

部侍郎判東西銓事累遷禮部尚書卒年七十九贈太

子少保五代史天福中稍遷右諫議大夫尋命使於吳

色希堯謂左右曰吾平生履行不欺暗室昭昭天鑒豈

無祐乎汝等但以吾為託必當無患言訖而風止乃獲

利涉使迴授萊州刺史檢校尚書右僕射未赴任改懷

州六年秋移棣州刺史兼權鹽鑿制置使少帝嗣位加

檢校司空開運中歷戶部兵部侍郎漢初遷吏部侍郎

宋史紀事本末

雜傳

十一



州宣國命還青州卒子吉嗣位邑宰又孔崇弼初仕  
後唐自吏部郎中授給事中時族兄昭序繇給事中改  
左常侍兄弟同居門下時論榮之崇弼天福中遷左散  
騎常侍無他才但能談笑戲玩人物揚眉抵掌取悅於  
人五年詔令泛海使於杭越先是浙中贈賄每歲恒及  
萬緡時議者曰孔常侍奇薄何消盈數有命即無財有  
財即無命明年使還果海中船壞空手而歸又程遜  
字浮休壽春人召入翰林充學士自兵部侍郎承旨授  
太常卿天福三年秋命使吳越母羸老雙瞽遜未嘗白  
執政以辭之將行母手捫其面號泣以送之仲秋之夕  
陰暝如晦遜嘗為詩曰幽室有時聞雁叫空庭無路見  
蟾光同僚見之訝其詩語稍異及使迴遭風水而溺焉  
時以李知損字化機大梁人也少輕薄利口無行梁朝  
目之為李羅隱後累為藩鎮從事入朝拜左補闕歷刑  
兵二員外度支判官右司郎中坐受權鹽使王景遇厚  
賂謫於均州漢初歸朝除右司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  
廣順中拜右諫議大夫時王峻為樞密使知損以與峻  
有舊遂詣峻求使於江浙峻為上言太祖素聞知損所  
為甚難之峻曰此人如或辱命譴之可也太祖重違其

請遂可之知損既受命大恣其荒誕之意遂假貲於人  
廣備行李及即路所經州郡無不強貸又移書於青州  
符彥卿借錢百萬及在郵亭行止穢襪王峻聞而復奏  
之乃責授棣州司馬世宗即位切於求人素聞知損狂  
獷好上月之封事謂有可采且欲聞外事即命徵還遽與復  
資數月之閒日貢章疏多斥讟貴近自謀進取又上章  
求為過海使世宗因發怒仍以其醜行日彰故命除名  
配沙門島知損將行謂所親曰余嘗遇善相者言我三  
逐之後當居相位也如此此兩三矣子姑待我後歲餘卒  
於海好輕薄時人謂之李羅隱五代史補李知損官至諫議  
大夫好輕薄時人謂之李羅隱五代史補李知損官至諫議  
往往引里巷常談謂之偶對嘗有朝士奉使回以土物  
為贈其意猶望欲回知損覺之且遺書謝之曰在小子  
一時閒却擬送去恐大官兩羅裏更不將來乾祐中奉  
使鄭州時宋彥筠為節度彥筠小字忙兒因宴會彥筠  
酒酣輒問曰衆人何為號足下為羅隱對曰下官平素  
好為詩其格致大抵如羅隱故人為號彥筠曰不然蓋  
為足下輕薄如羅隱耳知損大怒厲聲曰這如令公人  
皆謂之宋忙兒未必便能放牛滿座皆笑



張允鎮州人也少事鎮州為張文禮參軍唐莊宗討張文禮允脫身降莊宗繫之獄文禮敗乃出之為魏州功曹趙在禮辟節度推官歷滄兗二鎮掌書記入為監察御史累遷水部員外郎知制誥廢帝皇子重美為河南尹掌六軍以允剛介乃拜允給事中為六軍判官罷遷左散騎常侍五代史張允鎮州東鹿人父徵允幼學為儒仕本州為參軍張文禮之據州叛莊宗致討允隨文禮子處瑾請降於鄴不許與處瑾並繫於獄鎮冀平宥之留于鄴署本府功曹趙在禮嬰城叛署節度推官從歷滄兗二鎮書記入為監察御史歷右補闕起居舍人充宏文館直學士水部員外郎知制誥清泰初皇子重美為河南尹典六軍諸衛事時朝廷選擇參佐以允剛介改給事中充六軍判官尋罷職轉左散騎常侍晉高祖即位屢赦天下允為駁赦論以獻曰管子

曰凡赦者小利而大害久而不勝其禍無赦者小害而大利久而不勝其福又漢之吳漢疾篤帝問漢所欲言漢曰惟願陛下無赦爾蓋行赦不以為恩不行赦不以為無恩罰有罪故也自古皆以水旱則降德音而宥過開狴牢而出囚冀感天心以救其災者非也假有二人之訟者一有罪而一無罪若有罪者見赦則無罪者銜冤此乃致災之道非救災之術也至使小人遇天災則皆喜而相勸以為惡曰國將赦矣必赦我以救災如此則是教民為惡也夫天之為道福善而禍淫若赦惡人而變災為福則是天又喜人為惡也凡天之降災所以



警戒人主節嗜欲務勤儉恤鰥寡正刑罰而已是時晉

高祖方好臣下有言覽之大悅五代史晉天福初允以國朝頗有肆赦乃進駁

赦論曰管子云凡赦者小利而大害久而不勝其禍無

帝問所欲言對曰惟願陛下無為赦耳如是者何蓋行

赦不以為恩不行赦亦不以為德音而宥過開狴牢以放

觀自古帝王皆以救其災者非也假有二人訟一有罪一

囚冀感天心以救其災則無罪者銜冤者彼何疎見

無罪若有罪者見赦則無罪者銜冤者彼何疎見

捨者此何親乎如此則是致災之道非救災之術也自

此小民遇天災則喜皆相勸為惡曰國家好行赦必赦

我以救災如此即是國家教民為惡也且天道福善禍

淫若以捨為惡之人而便變災為福則又是天助其惡

民也細而究之必不然矣儻或天降之災蓋欲警誠人

主節嗜欲務勤儉恤鰥寡正刑罰不濫捨有罪不僭殺

無辜使美化行於下聖德聞於上則雖有水旱亦不為

珍矣豈以濫捨有罪而反能救其災乎彰其德乎是知

赦之不可行也明哉帝覽而嘉之降詔獎飾仍付史館

五代會要晉天福三年二月左散騎常侍張允進駁

赦論曰臣聞管子曰赦者小利而大害久則不勝其禍

不赦者小害而大利久則不勝其禍又漢紀云吳漢病

篤帝問所欲言對曰願陛下無為赦旨竊觀自古帝王

皆以水旱則降德音而宥過開狴牢而放囚冀感天心  
以救其災者非也假有二人訟一人有罪一人無罪有  
罪者見赦則喜無罪者銜冤銜冤者何疎乎見赦者何  
親乎如此則是致災之道非救災之術也小民遇天災  
則喜皆勸為惡曰國家好行赦必赦我以救災如此則  
赦者教民為惡也且天道福善禍淫若以赦為惡之人  
而變災為福是則天助惡民也故曰天降之災警誠人  
主豈以濫捨有罪而能救其災乎是知赦不可行也明  
矣上深允事漢為吏部侍郎隱帝誅戮大臣京師皆恐  
納之  
允常退朝不敢還家止于相國寺周太祖以兵入京師  
允匿于佛殿承塵墜而卒年六十五五代史五年遷禮部侍郎凡三典貢  
部改御史中丞轉兵部侍郎知制誥充翰林學士承旨  
契丹入京城落職守本官乾祐初授吏部侍郎自誅史



宏肇後京城士庶連薨恐悚允每朝退卽宿於相國寺僧舍及北軍入京師允匿于佛殿藻井之上墜屋而卒時年六十五子鸞仕皇朝爲太常少卿

王松父徽爲唐僖宗宰相松舉進士後唐時歷刑部郎中唐末從事方鎮晉高祖鎮太原辟松節度判官晉高祖卽位拜右諫議大夫累拜工部尚書出帝北遷蕭翰立許王從益于京師以松爲左丞相漢高祖入洛先遣人馳詔東京百官嘗授僞命者皆焚之使勿自疑由是御史臺悉斂百官僞勅焚之松以手指其胷引郭子儀自誚以語人曰此乃二十四考中書令也聞者笑之後松子仁寶爲李守貞河中支使守貞反松以子故上書

自陳高祖憐之但使解職而已

五代史纂誤今按漢本紀云乾祐元年正月丁

丑皇帝崩高祖也二月辛巳皇帝卽位隱帝也三月李守貞反又李守貞傳云高祖崩杜重威死守貞懼不自安以謂漢室新造隱帝初立天下易以圖乃決計而反由此言之李守貞反時高祖已崩王松傳所云誤矣

松有田城東歲時往來京師以疾卒

裴皞字司東河東人也裴氏自晉魏以來世爲名族居

燕者號東眷居涼者號西眷居河東者號中眷皞出於

名家而容止端秀性剛急直而無隱少好學唐光化中

舉進士拜校書郎拾遺補闕

五代史裴皞字司東系出中眷裴氏世居河東爲望

族皞容止端秀性卞急剛直而無隱少而好學苦心文藝雖遭亂離手不釋卷唐光化三年擢進士第釋褐授校書郎事梁爲翰林學士中書舍人事後唐爲禮部侍



郎皞喜論議每陳朝廷闕失多斥權臣改太子賓客以

老拜兵部尚書致仕五代史梁初當路推其文學遷翰

禮部侍郎後以語觸當事改太子賓客旋授兵部尚書以老致仕晉高祖時起為工部

尚書復以老岩拜右僕射致仕卒年八十五贈太子太

保皞以文學在朝廷久宰相馬允孫桑維翰皆皞禮部

所放進士也後允孫知舉放榜引新進士詣皞皞喜作

詩曰門生門下見門生世傳以為榮五代史天福初起

老以右僕射致仕皞累知貢舉稱得士宰相馬裔孫桑

維翰皆其所取進士也後裔孫知貢舉引新進士謁皞

皞喜為詩曰詞場最喜是持衡天遣愚夫受盛名三主

禮闈年八十門生門下見門生當時榮之容齋五筆

後唐裴尚書皞年老致仕清泰初門生馬裔孫知舉云

云事在蘇耆閒譚錄余以五代登科記考之裴在同光

中三知舉四年放進士八人裔孫預焉後十年裔孫為

翰林學士以清泰十年放進士十三人茲所書是已裔

孫尋拜相新史亦載此一句云郡閣雅談裴皞官禮

部尚書放三榜四人拜相桑維翰竇貞固張礪馬裔孫

也清泰二年裔孫知貢舉纔放榜知貢舉謝恩引諸生

詣座主宅謁拜裴公以詩示云宦途最重是文衡天與

愚夫著盛名三主禮闈年八十門生門下見門生

不送人或問之皞曰我見桑公於中書庶寮也桑公見

我於私第門生也何送迎之有人亦以為當五代史維

皞皞不為迎送人以為允翰嘗私見

王仁裕字德輦天水人也談苑太原王仁裕家遠祖母

約二百餘歲形質眇小長約

三四尺許兩眼白睛皆碧飲啗至少夜多不睡每月餘

忽不見數日復至亦不知其往來之迹牀頭有柳箱可



日恃酒而歸祖母不在徑詣牀頭取封鎖柳箱開之少

不知書以狗馬彈射為樂年二十五始就學而為人雋

秀以文辭知名秦帥辟為秦州節度判官秦州入于蜀

仁裕因事蜀為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唐莊宗平蜀仁裕

事唐復為秦州節度判官王思同鎮興元辟為從事

閒話漢乾祐中翰林學士王仁裕云興元有斗山觀自

平川內聳起一山四面懸絕其上方於斗底故號之薛

蘿松檜景象尤奇上有唐公昉飲李八百仙酒全家拔

宅之蹟宅基三畝許陷為坑此蓋連地而上昇也仁裕

辛巳歲於斯為節度判官嘗以片板題詩於觀曰霞衣

欲舉醉陶陶公昉一家醉醺醺不覺全家住絳霄拔

宅只知雞犬在上天誰信路岐遙三清遼廓拋塵夢入

景雲煙事早朝為有故林蒼柏健露華涼葉鎖金甍舊

說云斗山一洞西去二千里通於青城大面山又與嚴

真觀井相通仁裕癸未年入蜀因謁嚴真觀見斗山詩

碑在焉詰其道流云不知所來說者無不異之又興

元之南有大竹路通於巴州其路則深壑峭巖捫蘿摸

石一上三日而達於山頂行人止宿則以繩蔓繫腰縈

樹而寢不然則墮於深澗若沉黃泉也復登措大嶺蓋

有稍似平處路人徐步而進若儒之布武也其絕頂謂

之孤雲兩角彼中諺云孤雲兩角去天一握淮陰侯廟

在焉昔漢祖不用韓信信遜歸西楚蕭相國追之及於

茲山故立廟貌王仁裕嘗佐襄梁帥王思同南伐巴人

往返登陟亦畱題於淮陰祠詩曰一握寒天古木深路

人猶說漢淮陰孤雲不掩興亡策兩角曾懸去住心不

是冕旒輕布素豈勞丞相遠追尋當時若放還西楚尺

寸中華未可侵崎嶇險峻之狀未可殫言王氏見聞

錄仁裕嘗從事於漢中家於公署巴山有採捕者獻猿

兒焉憐其小而慧黠使人養之稍解逢人必嚙之頗亦為

應對經年則充博壯盛縻繫稍解逢人必嚙之頗亦為

患仁裕叱之則弭伏而不動餘人縱鞭箠亦不畏其公

衙子城繚繞並是榆槐雜樹漢高廟有長松古柏上鳥

巢不知其數時中春日野賓解逸躍入叢林飛趨於樹

梢之閒遂入漢高廟破鳥巢擲其雛卵於地是州衙門

有鈴架羣鳥遂集架引鈴主使令尋鳥所來見野賓在



林間即使人投瓦礫彈射皆莫能中薄暮腹枵方餒而就繫乃遣人送入巴山百餘里僊洞中人方回詢問未畢野賓已至厨內謀餐矣又復繫之忽一日解逸入主帥厨中應動用食器之屬並遭掀撲穢汚而後登屋擲瓦拆塼主帥大怒使眾箭射之野賓騎屋脊而毀拆瓦箭發如雨野賓目不妨視口不妨呼手拈足擲左右避箭竟不能損其一毫有守院老將馬元章曰市上有一人善弄胡猴乃使人召至指示之曰速擒來于是大胡猴躍上趕之踰垣驀巷擒得至前野賓流汗體浴而伏罪主帥亦不甚詬怒眾皆看而笑之於是頸上係紅綃一縷題詩送之曰放爾丁寧復故林舊來行處好追尋月明巫峽堪憐靜路隔巴山莫厭深棲宿免勞青嶂夢躋攀應愜碧雲心三秋果熟松梢健任抱高枝徹曉吟又使人送入孤雲兩角山且使繫在山家旬日後方解而縱之不復再來矣後罷職入蜀行次嶓冢廟前漢江之孺有羣猿自峭巖中連臂而下飲于清流有巨猿捨羣而前於道畔古木之間垂身下顧紅綃彷彿而在從者指之曰此野賓也呼之聲聲相應立馬移時不覺惻然及縱轡之際哀叫數聲而去及陟山路轉壑回溪之際尚聞嗚咽之音疑其腸斷矣遂繼之一篇曰嶓冢祠

邊漢水濱此猿連臂下嶙峋漸來仔細窺行客認得依稀是野賓月宿縱勞羈縲夢松餐非復稻梁身數聲腸斷和雲叫識是思同畱守西京以為判官廢帝舉兵鳳前年舊主人

翔思同戰敗廢帝得仁裕聞其名不殺寘之軍中日廢帝起事至其入立馳檄諸鎮詔書告命皆仁裕為之久之以都官郎中充翰林學士晉高祖入立罷職為郎中歷司封左司郎中諫議大夫漢高祖時復為翰林學士承旨累遷戶部尚書罷為兵部尚書太子少保顯德三年卒年七十七贈太子少師仁裕性曉音律

玉堂閒話後唐清泰

之初王仁裕從事梁苑時范公延光帥之春正月郊野尚寒引諸幕僚餞朝客於折柳亭樂則於羽而響鐵獨有宮聲泊將摻執竟不諧和王獨訝之私謂戎判李大夫式管記唐員外獻曰今日必有譁張之事蓋樂音不



和今諸音舉羽而獨扣金有宮聲且羽為水宮為土水  
 土相尅得無憂乎于時筵散朝客西歸范公引賓饗繼  
 鷹犬獵於王婆店北為奔馬所墜不救於荒陂晉高祖  
 自辰巳至午後絕而復蘇樂音先知良可至矣  
 初定雅樂宴羣臣於永福殿奏黃鍾仁裕聞之曰音不  
 純肅而無和聲當有爭者起於禁中已而兩軍校鬪昇  
 龍門外聲聞於內人以爲神五代會要天福五年七月  
 之樂司封郎中王仁裕曰音不純肅聲不和展其將有  
 爭者或問之奚知其然對曰夫有天地辰宿有軌數形  
 色有陰陽順逆有離合隱見天數五地數六六五相合  
 十一月而生黃鍾者同律之主五音之元宮也子寅卯  
 巳未酉戌謂之羽子寅辰午未酉亥謂之宮子酉卯巳  
 未申戌謂之角子卯辰巳未申戌謂之羽子寅辰午未  
 酉亥謂之商四者靡靡成章峻而且厲鄭衛之音此之謂  
 也雖高有所忽微中有所闕漏與夫推歷主律命呂九  
 六之偶旋相爲宮三正合天地之美四宗同陰陽之序

者于其通人神宣歲功主成軌儀之德統協長短之算  
 則精粗異矣在乎審治亂察性情原性情應形兆則殊  
 途而同歸者也三正者一爲天二爲地三爲人七宗者  
 黃鍾爲宮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應  
 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角爲木商爲金宮爲土變徵爲  
 日變宮爲月徵爲火羽爲水龍角元龜天豕井猴主乎  
 角平亢河鼓婁聚興鬼主乎商天根須女庖俎鳥喙主  
 乎宮辰馬陰虛旄頭大都主乎變徵大火邱封天高鳥  
 獮主乎變宮龍尾元室四兵天倡主乎徵天津東壁參  
 代輓車主乎羽角之數六十有四商之數七十有二宮  
 之數八十有一變徵之數五十有六變宮之數四十有  
 二徵之數五十有四羽之數四十有八極商之數九十  
 陽之數一百一十有八陰之數一百一十有二五音之  
 數畢矣神無形而有化處乎陰數之間故昭之以音合  
 之以算音以定主算以求象觸於耳而激于心由是而  
 知也夫何疑哉俄而有軍校鬪毆於升龍門外厲聲稱  
 反有司執喜爲詩其少也嘗夢剖其腸胃以西江水滌  
 之顧見江中沙石皆爲篆籀之文由是文思益進乃集



其平生所作詩萬餘首為百卷號西江集

五代史王仁裕字德輦天

水人少孤不從師訓年二十五方有意就學一夕夢剖其腸胃引西江水以澆之又觀水中砂石皆有篆文因取而吞之及寤心意豁然自是資性絕高有詩萬餘首勒成百卷目之曰西江集蓋以嘗夢吞西江文石遂以為名焉後為兵部尚書太子少保卒宣和書畫譜王仁裕字德輦天水人也官至太子少師幼不羈唯以狗馬彈射為務中年銳意於學一夕夢剖其腹腸胃引西江水以澆之觀水中沙石皆有篆文及寤胃中豁然自是文性超敏洞曉音律作詩僅千篇目之曰西江集嘗觀列禦寇言神遇為夢謂以一體之盈虛消息皆通於天地應於物類非偶然也王獻之夢神人論書而字加妙李嶠夢得雙筆而為文益工斯皆精誠之至而感於鬼神者也仁裕翰墨雖無間於時觀其送張禹偁仁裕詩正書清勁自成一家豈非濯西江水之效歟

與和凝於五代時皆以文章知名又嘗知貢舉

五代史補王尚

書仁裕乾祐初放一榜二百一十四人乃自為詩云二百一十四門生春風初動羽毛輕擲金換却天邊桂鑿

壁偷將榜上名陶穀為尚書素好詼諧見詩佯聲曰大奇大奇不意王仁裕今日做賊頭也聞者皆大笑先公談錄先公嘗言座主王公翰林學士戶部侍郎王仁裕也知舉時已年高有數子皆早亡諸孫並幼每諸生至門必延於中堂公與夫人親手調品以授諸生甚於慈母之耀之物皆公與夫人親手調品以授諸生甚於慈母之視嬰兒也公文章之外尤精音律至酒酣則盡出樂器或自取小管色吹弄諸生有善絲竹者亦各盡獻其能一詩版懸於客次曰二百一十四門生時併明經童子一風初長羽毛成擲金換得天邊桂鑿壁偷將榜上名何幸不才逢盛世偶將疎網罩羣英衰翁漸老兒孫小異日知誰畧有情公後有一孫名全禧終於綿州西昌令一女適河東薛氏甚賢明今亦亡矣宋事實類苑王公終于太子太保七十後精力不衰每天氣和暖必乘小駟從二四老蒼頭攜照袋以皮為之四方有蓋其中可容一斗以來中貯筆硯韻畧刀子礪石箋紙數十幅并小樂器之屬備酒炙三五人之具門生侍行出郊野



遇園亭有竹樹之處燕賞終日賦詩品小管盡醉而歸  
撫遺李文正公言少保王仁裕與諸門生飲於繁臺  
賦詩云柳陰如霧絮成堆又與門生飲吹臺好景即隨  
風雨去芳樽宜命管絃來漫誇列鼎鳴鐘貴寧免朝烏  
夜兔催爛醉也須詩一首不能空放馬頭回石林燕  
語公燕合樂每酒行一終伶人必倡催酒然後樂作此  
唐人送酒之戲本作碎音今多為平聲文士亦或用  
之王仁裕詩淑景易從風雨去芳樽須用管絃催  
仁  
裕門生王溥凝門生范質皆至宰相時稱其得人廣卓  
乾祐元年戶部侍郎王仁裕放王溥狀元及第溥不數  
年拜相仁裕時為太子少保有詩賀曰一戰文場拔趙  
旗便攜金鼎贊無為白麻驟降恩何厚黃閣初聞喜可  
知跋策案前人到少築沙堤上馬行遲押班長幸遙相  
見親狎爭如未貴時溥和曰揮毫文戰偶塞旗待詔金  
門亦偶為白社遠當宗伯選赤心旋遇聖人知九霄得  
路榮雖極三接承恩出每遲職在臺司多少暇親師不  
及舞雩時石林詩話五代王仁裕知貢舉王丞相溥  
為狀元時年二十六後六年遂相周世宗猶及本朝以  
太子太保罷歸班年纔四十二前此所未有也溥初拜

相仁裕猶致仕無恙嘗以詩賀溥云云溥在位每休沐必詣仁裕從容終日

裴羽字用化其父贄相唐僖宗官至司空羽以一品子

為河南壽安尉事梁為御史臺主簿改監察御史五代史裴

羽字用化唐僖宗朝宰相贄之子也羽少以父任為河南壽安尉入梁遷御史臺主簿改監察御史唐明

宗時為吏部郎中與右散騎常侍陸崇使于閩為海風

所颺至錢塘是時吳越王錢鏐與安重誨有隙唐方絕

鏐朝貢羽等被畱經歲而崇以疾卒後鏐遣羽還羽求

載崇尸與俱歸鏐初不許羽以語感動鏐鏐惻然許之

因附羽表自歸明宗得鏐表大喜由是吳越復通於中

國羽護崇喪至京師及其橐裝還其家士人皆多羽之



義羽周太祖時為左散騎常侍卒贈戶部尚書五代史唐明宗

時為吏部郎中使于閩遇颶風飄至錢塘時安重誨用事削奪吳越封爵羽被留於錢塘後吳越復通中國羽始得還晉初累遷禮部侍郎太常卿廣順初為左散騎常侍卒贈工部尚書羽之使閩也正使陸崇卒于道羽載其喪還歸其橐裝時人義之

王延字世美鄭州長豐人也少好學嘗以賦謁梁相李

琪琪為之稱譽薦為卽墨縣令馮道作相與延故人名

拜左補闕遷水部員外郎知制誥拜中書舍人五代史王延字

世美鄭州長豐人也少為儒善詞賦會鄉曲離亂不獲從鄉薦因客於浮陽隨滄帥戴思遠入梁嘗以所為賦謁梁相李琪琪覽之欣然曰此道近難其人王生升我堂矣由是人士稱之尋薦為卽墨縣令歷徐宋鄆青四鎮從事長興初鄉人馮道趙鳳在相位擢拜左補闕踰年以水部員外知制誥再遷中書舍人賜金紫

知貢舉吏部尚書盧文紀與故相崔協有隙是時協子

頎方舉進士文紀謂延曰吾嘗譽子於朝貢舉選士當

求實効無以虛名取人昔有越人善泅生子方睟其母

浮之水上人怪而問之則曰其父善泅子必能之若是

可乎延退而笑曰盧公之言為崔協也恨其父遂及其

子耶明年選頎甲科人皆稱其公五代史清泰末以本官權知貢舉時有舉

子崔頎者故相協之子也協素與吏部尚書盧文紀不睦及延將入貢院文紀謂延曰舍人以謹重聞於時所以去冬老夫在相位時與諸相首以長者聞奏用掌文衡然貢闈取士頗多面目說者云越人善泅生子方睟乳母浮之水上或駭然止之乳母曰其父善泅子必無溺今若以名下取士卽此類也舍人當求實才以副公望延退而謂人曰盧公之言蓋為崔頎也縱與其父不悅致意何至此耶來春以頎登甲科

獨醒雜志盧文



紀與崔協不平協子舉進士舉異時公卿有以子孫魁  
天下者其父祖蓋自謂善泅者也使延為主司吾知其  
與選願累遷刑部尚書以太子少保致仕卒年七十三  
者反矣

延為人重然諾與其弟規相友愛五代之際稱其家法

焉五代史其年改御史中丞歲滿轉尚書右丞奉使兩

常卿歷工禮刑三尚書以疾求分司西洛授太子少保

既而連月請告為留臺所糾改少傅致仕廣順二年冬

卒時年七十三子億仕皇朝為殿中丞又薛延珪其

先河東人也父逢咸通中為秘書監以才名著於時廷

珪中和年在西川登進士策累歷臺省乾寧中為中書

舍人駕在華州改散騎常侍尋請致仕客遊蜀州昭宗

遷洛陽徵為禮部侍郎時柳璨屠害朝士衣冠畢罹其

毒廷珪以居常退讓獲全入梁為禮部尚書莊宗平定

河南以廷珪年老除太子少師致仕同光三年九月卒

贈右僕射所著鳳閣詞書十卷克家志五卷並行于世

初廷珪父逢著鑿混沌真珠簾等賦大為時人所稱廷

珪既壯亦著賦數十篇同為一集故目曰克家志又

李保殷河南洛陽人也昭宗朝自處士除太子正字改

錢塘縣尉浙東帥董昌辟為推官調補河府兵曹參軍

歷長水令毛詩博士累官至太常少卿端王傳入為大

理卿撰刑律總要十二卷與兵部侍郎郟殷象論刑法

事左降房州司馬同光初授殿中監以其素有明法律  
之譽拜大理卿未滿秩屬為人所制保殷曰人之多辟  
無自立辟乃謝病以歸卒於洛陽又歸藹字文彥吳  
郡人也曾祖登祖融父仁澤位皆至列曹尚書觀察使  
藹登進士第及升朝遍歷三署同光初為尚書右丞遷  
刑戶二部侍郎以太子賓客致仕卒年七十六又孔  
邈文宣王四十一代孫身長七尺餘神氣温厚登進士  
第歷校書郎萬年尉充集賢校理為諫議大夫以年老  
致仕又胡裝禮部尚書會之孫沐將楊師厚之鎮魏  
州裝與副使李嗣業有舊因往依之薦授貴鄉令及張  
彥之亂嗣業遇害裝罷秩客于魏州莊宗初至裝謁見  
求假官司空類以其居官貪濁不得調者久之十三年  
莊宗還太原裝候于離亭謁者不內乃排闥而入曰臣  
本朝公卿子孫從兵至此殿下比與唐祚勤求英俊以  
壯霸圖臣雖不才比于進九九納豎刁頭須亦所庶幾  
而羈旅累年執事者不垂顧錄臣不能赴海觸樹走胡



適越今日歸死於殿下也莊宗愕然曰孤未之知何至  
如是賜酒食慰遣之謂郭崇韜曰便與擬議是歲署館  
驛巡官未幾授監察御史裏行遷節度巡官賜緋魚袋  
尋歷推官檢校員外郎裝學書無師法工詩非作者僻  
於題壁所至宮亭寺觀必書爵里人或議之不以為愧  
時四鎮幕賓皆金紫裝獨銀艾十七年莊宗自魏州  
之德勝與賓僚城樓餞別既而羣僚離席裝獨畱獻詩  
三篇意與賓僚莊宗舉大鍾屬裝曰員外能齎此乎裝  
飲酒素少畧無難色為之一舉而釭莊宗即解紫袍賜  
之多同光初以裝為襄州副使四年洛陽變擾節度使劉訓以  
私忿族裝誣奏云裝欲謀亂人洛陽變擾節度使劉訓以  
元亮左散騎常侍父芻言潞州判官貽孫以門族登進  
士第以監察升朝歷清資美職及為省郎於江南迴以  
橐裝營別墅於漢上之穀城退居自奉清江之上綠竹  
遍野狹徑深密維舟曲岸人莫造焉時人甚高之及李  
振貶均州貽孫曲奉之振入朝貽孫累遷丞郎同光初  
除吏部侍郎銓選疎謬貶官塞地馳驛至潞州致書于  
府帥孔勅曰十五年穀城山裏自謂逸人二千里沙塞  
塗中今為逐客勅以其年八十奏畱府下明年量移澤

州司馬遇赦還京宰相鄭珏以姻戚之分復擬吏部侍  
郎天官任重昏耄罔知後遷禮部尚書致仕而卒有子  
三人自貽孫左降之後各於舊業爭分其利甘旨醫藥  
莫有奉者貽孫以書責之云生有明君宰相死有天曹  
地府吾雖少監梁福王友璋好接賓客文矩少遊其門  
父景秘書少監梁福王友璋好接賓客文矩少遊其門  
初試太子校書轉秘書郎友璋領鄆州奏為項城令及  
移鎮徐方辟為從事友璋卒改兗州觀察判官時莊宗  
遣明宗襲據鄆州文矩以父母在鄆一旦隔越不知存  
亡為子之情戀望如灼遂間路歸鄆尋謁莊宗莊宗喜  
之授天平軍節度掌書記在明宗幕下宣武軍軍州  
鎮皆隨府遷職天成初授右諫議大夫知宣武軍軍州  
事歷御史中丞吏部尚書侍郎禮部尚書西都副畱守判京  
兆府事繼改兵部尚書文矩以嘗事霸府每懷公輔之  
望時高祖自外入觀嘗薦於明宗曰梁文矩早事陛下  
甚有勤勞未升相輔外論謙之明宗曰久忘此人吾之  
過也尋有旨降命會丁外憂而止清泰初拜太常卿高  
祖即位授吏部尚書改太子少師文矩喜清靜之教聚  
道書數千卷企慕赤松畱侯之事而尤盡其善復因風  
痺上章請退以太子太保致仕居洛陽久之天福八年



以疾卒時年五十九贈太子太傅又吳承範字表微  
 魏州人也父瓊右金吾衛將軍累贈太子少保承範少  
 好學善屬文唐閔帝之鎮鄴都也聞其才名署為賓職  
 承範懇求隨計閔帝許之長興三年擢進士第及閔帝  
 卽位授左拾遺清泰二年以本官充史館修撰與同職  
 張昭等共修明宗實錄轉右補闕依前充職高祖革命  
 充尚書屯田員外郎知制誥名充翰林學士正拜中書  
 舍人賜金紫少帝嗣位遷禮部侍郎知貢舉尋遘疾而  
 卒年四十二贈工部尚書承範溫厚寡言善希人旨桑  
 維翰李崧尤重之嘗薦於高祖云可大用承範知之持  
 重自養過盛夏而猶服襦袴加之純綿蓋慮有寒濕  
 之患也然竟不獲其志其命也夫又鄭韜光字龍府  
 洛京河清人也曾祖細為唐宰相祖祇德國子祭酒贈  
 太傅父顥河南尹贈太師其先世居滎陽自隋唐三百  
 餘年公卿輔相蟬聯一門韜光唐宣宗之外孫萬壽公  
 主之所出也生三日賜一子出身銀章朱紱及長美容  
 止神爽氣澈不妄喜怒秉執名節為甲族所稱自京兆  
 府參軍歷秘書郎集賢校理太常博士虞部比部員外  
 郎司門戶部郎中河南京兆少尹太常少卿諫議大夫  
 給事中梁貞明中懇求休退上表漏名責授寧州司馬

莊宗平梁遷工禮刑部侍郎天成長興中歷尚書左右  
 丞國初以戶部尚書致仕自襁褓迨於懸車凡事十一  
 君越七十載所仕無官謗無私過三持使節不辱君命  
 士無賢不肖皆恭己接納晚年背偃時人咸曰鄭偃不  
 迂平生交友之中無怨隙親族之間無愛憎恬和自如  
 性尚平簡及致政歸洛甚愜終焉之志天福五年秋寢  
 疾而卒年八十贈右僕射又盧詹字楚良京兆長安  
 人也唐天祐中為河中從事莊宗卽位擢為員外郎知  
 制誥遷中書舍人天成中拜禮部侍郎知貢舉歷御史  
 中丞兵部侍郎尚書左丞工部尚書詹性剛直議論不  
 避權貴執政者常惡之天福初拜禮部尚書分司洛下  
 與右僕射盧質散騎常侍盧重俱在西都數相過從三  
 人俱嗜酒好遊山水塔廟林亭花竹之地無不同往酣  
 飲為樂人無間然洛中朝士目為三盧會常委順性命  
 不營財利開運初卒於洛陽詹家無長物喪具不給少  
 帝聞之賜布帛百段粟麥百斛方無其葬事贈太子  
 少保又沈邁字期遠睢陽人也父振貝州永濟令累  
 贈左諫議大夫邁幼孤以苦學為志弱冠登進士第釋  
 褐除校書郎由御史臺主簿拜監察御史凡五遷至金  
 部郎中充三司判官廣順中以本官知制誥世宗嗣位







之俄聞沆卒 又張可復字伯恭德州平原人也父達  
 累贈戶部侍郎可復畧通儒術少習吏事梁末薄遊於  
 魏鄴王羅紹威表為安陽簿唐天成初依晉公霍彥威  
 於青州為從事晉公以其滑稽好避事目為姦鬼兒長  
 與中入朝拜監察御史六遷至兵部郎中賜金紫晉天  
 福中自西京畱守判官入為秘書少監改左司郎中開  
 運中遷左諫議大夫漢乾祐初湘陰公鎮徐方朝行中  
 選可以從戎者因授武寧軍節度副使檢校禮部尚書  
 及世宗鎮澶淵改鎮寧軍節度行軍司馬三年徵拜給  
 事中世宗嗣位以澶淵幕府之舊拜右散騎常侍顯德  
 元年秋以疾卒年七十三制贈戶部尚書可復無他才  
 唯以謹愿保長年加之迂懦多為同列輕俊者所侮而  
 累階至金紫居三品之秩亦其命耶 又于德辰字進  
 明元城人也幼敏悟篤志好學及射策文場數上不調  
 後唐明宗鎮邢州德辰往謁焉明宗見而器之因得假  
 官於屬邑後繼歷州縣歷仕晉漢周官至贈工部尚書  
 又申文炳字國華洛陽人也父鄂唐左千牛衛將軍  
 文炳長興中進士擢第釋褐中正軍節度推官歷孟懷  
 支使鄆城陝縣二邑宰自澶州觀察判官入為右補闕  
 晉開運初授虞部員外知制誥轉金部郎中充職廣順

中召為學士遷中書舍人知貢舉顯德五年秋以疾解  
 職授左散騎常侍六年秋卒於家時年五十文炳為文  
 典雅有訓誥之風執性紆緩待  
 縉紳以禮中年而卒皆惜之

馬重績字洞微其先出于北狄而世事軍中重績少學

數術明太一五紀八象三統大歷居于太原唐莊宗鎮

太原每用兵征伐必以問之重績所言無不中拜大理

司直明宗時廢不用 五代史馬重績字洞微少學數術明太一五紀八象三統大歷居於

太原晉高祖以太原拒命廢帝遣兵圍之勢甚危急命重

績筮之遇同人曰天火之象乾健而離明健者君之德

也明者南面而嚮之所以治天下也同人者人所同也

必有同我者焉易曰戰乎乾乾西北也又曰相見乎離



離南方也其同我者自北而南乎乾西北也戰而勝其

九月十月之交乎是歲九月契丹助晉擊敗唐軍晉遂

有天下拜重績太子右贊善大夫遷司天監五代史仕晉拜太子

右贊善大夫明年張從賓反命重績筮之遇隨日南瞻

析木木不自續虛而動之動隨其覆歲將秋矣無能為

也七月而從賓敗高祖大喜賜以良馬器幣天福三年

重績上言歷象王者所以正一氣之元宣萬邦之命而

古今所紀考審多差宣明氣朔正而星度不驗崇元五

星得而歲差一日以宣明之氣朔合崇元之五星二歷

相參然後符合自前世諸歷皆起天正十一月為歲首

用太古甲子為上元積歲愈多差濶愈甚臣輒合二歷

創為新法以唐天寶十四載乙未為上元雨水正月中

氣為氣首詔下司天監趙仁琦張文皓等考覈得失仁

琦等言明年庚子正月朔用重績歷考之皆合無舛乃

下詔班行之號調元歷行之數歲輒差遂不用重績又

言漏刻之法以中星考晝夜為一百刻八刻六十分刻

之二十為一時時以四刻十分為正此自古所用也今

失其傳以午正為時始下侵未四刻十分而為午由是

晝夜昏曉皆失其正請依古改正從之重績卒年六十

四五代史天福三年重績上言歷象王者所以正一氣之元宣萬邦之命而古今所記考審多差宣明氣朔



正而星度不驗崇元五星得而歲差一日以宣明之氣朔合崇元之五星二歷相參然後符合自前世諸歷皆起天正十一月為歲首用太古甲子為上元積歲愈多差潤愈甚臣輒合二歷創為新法以唐天寶十四載乙未為上元雨水正月中氣為氣首詔下司天監趙仁琦張文皓等考覈得失仁琦等言明年庚子正月朔用重績歷考之皆合無舛乃不詔班行之號調元歷行之數歲輒差遂不用重績又言漏刻之法以中星考晝夜為一百刻入刻六十分刻之二十為一時時以四刻十分為正此自古所用也今失其傳以午正為時始下侵未四刻十分而為午由是晝夜昏曉皆失其正請依古改正從之重績卒年六十四

趙延義字子英秦州人也會祖省躬通數術避亂于蜀

父温珪事蜀王建為司天監每為建占吉凶小不中輒

加詰責温珪臨卒戒其子孫曰數術吾世業然吾事亂

國得罪而幾死者數矣子孫能以佗道仕進者不必為

也然延義少亦以此事蜀為司天監

五代史趙延義字子英秦州人會祖

省躬以明術數為通州司馬遇亂避地於蜀祖師古黔中經畧判官父温珪仕蜀為司天監温珪長於袁許之術兼之推步王建時深蒙寵愛延問得失事微差跌即被詰讓臨終謂其子曰技術雖是世業吾仕蜀已來幾由技術而死爾輩能以他途致身亦良圖也延又少以家法仕蜀由廕為蜀禮部翰林待詔蜀亡入洛時年三十

蜀亡仕唐為星官延義兼通三式頗善相人契丹滅

晉延義隨虜至鎮州李筠白再榮謀逐麻答歸漢猶豫

未決延義假述數術贊成之周太祖自魏以兵入京師

太祖召延義問漢祚短促者天數邪延義言王者撫天

下當以仁恩德澤而漢法深酷刑罰枉濫天下稱冤此

其所以亡也是時太祖方以兵圍蘇逢吉劉銖第欲誅



其族聞延義言悚然因貸其族二家獲全延義事周為

太府卿判司天監以疾卒五代史天成中得蜀舊職延

於袁許之鑿清泰中嘗與樞密直學士呂琦同宿于內

廷琦因從容密問國家運祚延又曰來年厄會之期俟

過別論琦訊之不已延又曰保邦在刑政保祚在福德

在刑政則術士不敢言奈際會諸公罕有卓絕福德者

下官實有恤緯之僭其年兼衛尉少卿晉天福中代馬

重績為司天監契丹入京師隨至鎮州時契丹將滿達

勒為帥會漢高祖定兩京控鶴都將李筠與諸校密謀

劫庫兵逐契丹猶豫未決謀于延又因假以術數贊成

之契丹既去還京師官秩如舊廣順初加檢校司徒本

官如故太祖數召對焉延又善交遊達機變兼有技術

見者歡心二年授太府卿判司天監事其年夏初火犯

靈臺延又自言星官所忌又言身命宮災併未幾其子

卒尋又妻卒俄而延又嬰疾故人省之舉手曰多謝諸

親死災不可追也尋卒年五十八贈光祿卿又仇殷

術不知何郡人也開平中仕至欽天監明於象緯歷數藝

術精密近無其比光化中太祖在滑密遣王友倫以兵

三萬禦幽州之師十餘萬深慮其不敵召殷問曰陣可

行乎曰其十四日過禺中乎又問之曰賊敗塗地又曰

既望當見捷書果如其言不失晷刻太祖之在長蘆也

五代史天成中得蜀舊職延

又世為星官兼通三式尤長

直學士呂琦同宿于內

又曰來年厄會之期俟

保邦在刑政保祚在福德

諸公罕有卓絕福德者

契丹將滿達

與諸校密謀

假以術數贊成

廣順初加檢校司徒本

善交遊達機變兼有技術

身命宮災併未幾其子

舉手曰多謝諸

省之舉手曰多謝諸

贈光祿卿又仇殷

欽天監明於象緯歷數藝

開平中仕至欽天監明於象緯歷數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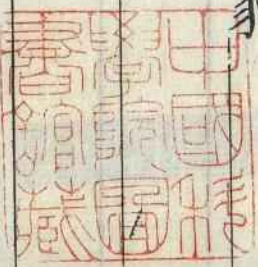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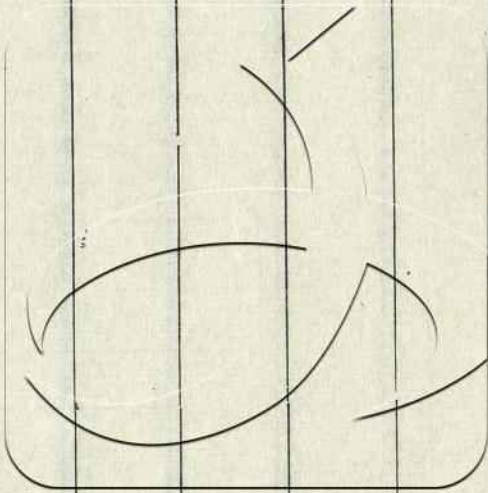
太祖在滑密遣王友倫以兵

三萬禦幽州之師十餘萬深慮其不敵召殷問曰陣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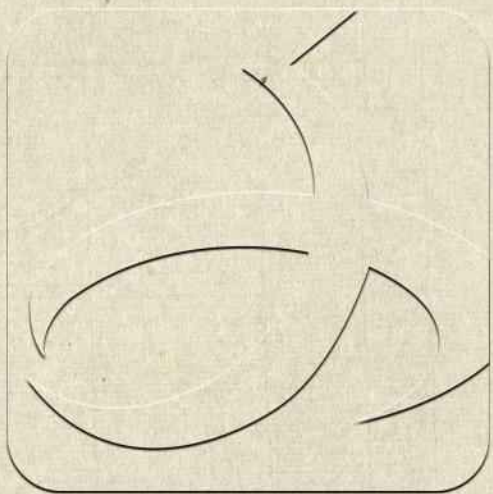


而溲變清矣當進飲劑而不當粒石也臣謹按太倉公傳曰中熱不溲者不可服石石性精悍有大毒凡餌毒藥如甲兵不得已而用之非有危殆不可服也太祖善之令進飲劑疾稍愈乃以幣帛賜之又陳元京兆人也家世為醫初事河中王重榮乾符中後唐武皇自太原率師攻王行瑜路出於蒲中時元侍湯藥武皇甚重之及還太原日侍左右武皇性剛暴樂殺人無敢言者元深測其情每有暴怒則從容啟諫免禍者不一以是晉人深德之勲貴賂遺盈門性好酒樂施隨得而無私積明宗朝為太原少尹入為太府卿長與中集平生所驗方七十五首并修合藥法百件號曰要術刊石置於太原府衙門之左以示於眾病者賴焉天福中以耄暮上表求退以光祿卿致仕卒於晉陽年八十餘又任延皓并州人也業術數風雲之事晉高祖在太原重圍時高祖最為親要延皓以本業請見高祖甚加禮遇晉天福初延皓授太原掾尋改交城文水令皆高祖慰薦之力也高祖鎮太原延皓多言外事出入無間高祖左右皆憚之在文水聚斂財賄民欲陳訴延皓知之一日先誣告縣吏結集百姓欲劫縣庫高祖怒遣騎軍併擒縣民十數族誅之冤枉之聲聞於行路高祖卽位累官

至殿中監恃寵使氣人望而畏之雖幸輔之重延皓視之蔑如也劉崇在河東常日切齒及魏王承訓薨歸葬太原令延皓擇葬地時有山岡僧謂劉崇曰魏王葬地不吉恐有重喪未幾高祖崩崇以僧言奏之乃配流延皓於麟州路由文水市民擲瓦毆罵甚眾吏人救之僅免既至貶所劉崇令人殺之籍沒其家







70018452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七

常日四諸又職王承隋漢魏

不吉恐有重喪未幾高祖崩崇以曾言奏之代卿張  
大氣合張謝對蔭謝謝齊山阿會聯慶長日委王奉

